

創導

第 二 卷 第 十 期

創 導 論 壇

全國學聯會的展望

張自忠部殲滅板垣師團

最近的歐局

抱筠

筠公

錦帆

「統一」沒有「戰線」

洪傳經

「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

許君武

關於一黨專政的談話

葉青

從國際紛亂中得到的教訓

張彝鼎

對倭勝利決操左券

龔德柏

日本政治之危機

胡澤吾

太平洋四周的備戰

馬季廉

寫給全國的青年們

李公衡

抗戰中的廣東

黃霖邨

童家

林適存

LIBRARY

NANKING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北線×長官率
所部加入前線



西線我軍誓死不退



怒吼



我軍向前方開拔

第二卷
第十期

創導半月刊

戰爭專刊
第十三號

目次

插圖(抗戰照片八幅)

論壇
全國學聯會的展望.....抱筠(二)
張自忠部殲滅板垣師團.....錦帆(三)
最近的歐局.....錦帆(四)

「統一」沒有「戰線」.....洪傳經(六)

「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許君武(九)

關於一黨專政的談話.....葉青(一二)

從國際紛亂中得到的教訓.....張彝鼎(二〇)

對倭勝利決操左券.....龔德柏(二二)

日本政治之危機.....胡澤吾(二五)

太平洋四周的備戰.....馬季廉(二九)

寫給全國的青年們.....李公衡(三三)

抗戰中的廣東.....黃梅村(三五)

童家.....林適存(三七)

編後

「戰爭專刊徵稿簡則」

- 一 本刊為適應時勢需要，特發行「戰爭專刊」期，擴大抗敵宣傳，樹立抗戰中心理論。
- 二 本刊雖一般地刊載戰爭文字，但特別注重下列數事：(一)戰時政府各種政策之詳釋(二)戰時各國政策之研究(三)指斥荒謬見解及漢奸理論(四)鼓勵抗戰將士及各地民衆(五)揭露敵人之陰謀與弱點(六)分析並介紹戰地之實況(七)有關戰爭之照片及漫畫(八)激發民氣之戰爭文藝。
- 三 來稿以三四千字為最好，最多以五千字為限，超過五千字之稿，仍以五千字計酬。
- 四 來稿刊載後，當致薄酬，每千字二元至五元；如特約之名著鴻文，稿酬當從優另議。照片，漫畫，每幀由三角至三元。詩詞無酬。
- 五 本社有酌量刪改來稿之權，來稿用否概不預先答覆。
- 六 投寄之件，如尚未刊載，或已刊載而發現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七 來稿請寄漢口中街八號本社編輯部。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所：漢口中街八號
電話：二一七八九

總經售處：戰門書報社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出版期：每月十五日三十日
零售：每册國幣九分

價目
全年廿四期：國內一元二角，國外一元五角
半年十二期：國內九角，國外一元二角

創導
論壇

全國學聯會的展望

抱筠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原定於三月二十日在武昌舉行代表大會，嗣因軍委會政治部當局分別接見各代表，大會遂改至二十五日舉行，二十六日政治部陳部長康廳長等又召見各代表，商談該會會務，至二十七日復又繼續開會。本文屬稿時爲二十八日，尙不知該代表大會的具體結果如何，但大會的目的不外乎是確立學生救國工作的方針並開展其實踐的途徑，各代表經負責當局的懇切指示以後，料想更加能使精神意志都統一集中起來，得到美滿的效果。我們願意再貢獻幾點小意見，以供出席大會的各代表參考：

第一，我們了解青年愛國的熱情較任何其他種人爲高，尤其是青年學生，是推動一切知識分子向前邁進的產力。但正因爲熱情高，所以容易戰勝理智，而不易爲理智所克服；正因爲愛國心格

外切，所以凡聽到投機取巧的愛國論（一切走捷徑去爭取民衆來執行所謂救亡工作的愛國論），便不免十分同情，甚至於十分崇拜。這樣做的結果，祇做成盲動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對於救國工作是並沒有補益的。

其次，我們今日談學生救國工作，當然不能不想起那將要滿十九周年的「五四」。無疑地，五四運動在中國學生救國史上是很燦爛光榮的一頁，然而自五四運動以後，所反映於我們學生界的現象是什麼呢？除了浮蕩的習氣，空疏的議論以外，還有什麼呢？思想有系統的，學術可以致用的，究有幾人？五四運動本來是由單純的政治改革運動開展成爲一種文化改革運動，但是由於我們青年同學的忽略與錯誤，這一個個的文化運動便好像放完了的五彩焰火，最後祇賸下一點焰火氣，眼前是一片漆黑，

再也看不見什麼耀人眼目的五彩了，祇要全國同學們從這些失敗的經驗背來檢討，背來學習，背來糾正，雖然橫在我們面前的局勢是較五四時代更嚴重幾十倍，而我們學生界的救國工作必定可以開展。

根據我們在前文所指出的來看，全國青年學生首先要把頭腦放冷靜，把路徑看清楚，在三民主義與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咬牙努力，纔能肩起抗敵建國復興民族的偉大使命。蔣委員長最近對部隊訓話，提出三個口號，第一是「刻苦耐勞」。第三是「勞動！創造！武力！」第三是「自強不息」，這三個口號，也正是我全國青年同學做救國工作必不可少的方法標準。須知做事決無捷徑，而欺世盜名的手段，更祇能用一回，絕對不能常幹的。

把思想意志和生活都統一集中團結

起來之後，尤其要注意「本位救國」，努力於學術的充實。纔能爲長期抗戰與遠大的建國工作加增堅強的力量，纔能繼續發揚「五四」的精神，並補償「五四」以後直到今日的闕失。

張自忠部殲滅板垣師團

筠公

近一年來，有人提倡什麼「新啓蒙運動」，把五四以後到今日這一個革命階段完全不算，這顯然是一種錯誤，而且簡直是對我們全國青年同學一種侮辱。今日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正和五四時代沒有兩樣，但全國同學「懲前毖後」，要洗雪這種恥辱，非加倍努力不可了。

展望全國學聯的成功，全賴全國同學自覺的奮發努力！

寇將板垣征四郎，精通中國情形，曾於民國十四五年任駐華公使館副武官，九一八事變前，調充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爲彼與土肥原賢二兩人之設計。當發動之前日，關東軍開軍事會議，司令官本莊繁，尙無決心；惟板垣一人極力主張，遂使其他穩重派皆不敢發言，而日本竟吞兩千磅之炸彈入腹矣。

。去年七月，盧溝橋事變起，板垣師團與土肥原師團（第十師團）即首先奉調來華，攻南口，攻山西，皆有板垣師團參加。倭寇強硬派之視板垣征四郎，何異天神，蓋彼爲少壯派之首領，大有爲倭製希特拉莫索尼尼之概也。不謂以如此有名之將，竟慘敗於張自忠之手，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

地位也。不謂倭寇明白宣言，張自忠爲我們的敵人，張始失望，退出北平。去年到南京時，鄙人曾主張斬張自忠之頭以謝天下。然張澈底覺悟後，經最高領袖之寬宥，仍回本軍服務，即以殺敵立功自贖爲志職，乃有志者事竟成，中華民族與張自忠本人之巨敵板垣征四郎，終慘敗於其手。不特張本人雪恥立功，大爲國人所贊賞，且爲中華民族吐萬丈光輝。張自忠亦奇男子也。

。自此以後，迄去年春止，五年餘間，板垣未離關東軍一步，且爲事實上之最高政策指導者。最初在小磯團昭（現任

張自忠者爲宋哲元軍之師長，任天津市市長時，曾以赴倭考察之名，與倭謀妥協，被倭人侮弄，失敗而歸。然其妥協之心未死，盧溝橋事變起後，仍極力

其軍事學之知識，不特在倭軍中首屈一指，即比諸歐美之名將亦無遜色。而張自忠則行伍出身，除作戰有多少經驗外

，強硬派推板垣出任陸相，惟受和平派之阻止，未獲如願，始調任第五師團長

升任參謀長。去年春，林銑十郎組閣時，強硬派推板垣出任陸相，惟受和平派之阻止，未獲如願，始調任第五師團長

，現代軍事學，可稱十足之門外漢，故

板垣與張二人學識之比較。可謂相去天淵。而板垣師團，則為倭寇最精最銳之軍隊，張自忠部則僅持有極舊之步槍，所有重兵器，去年在北平天津損失淨盡。故板垣師團與張部比較，其器械之精劣，殆相差一世紀。以如彼名將統率持

最近的歐局

如彼銳器之軍隊，竟被殲滅於張部之手，在戰事史上實造一新紀錄。而其重要原因，則在張自忠本人有深切之覺悟，其士兵亦有致死靡他之決心，而寇軍則人人畏死，毫無鬥志，故我能大獲全勝也。

張自忠部，在國軍中為器械極劣之軍隊，然只有必死之決心，尚可殲滅寇敵極精銳之師團。足見精神一到，強敵亦毫不足懼。吾人由張自忠部之殲敵，愈信最後勝利在我無疑也。

棟勳

最近歐洲的政局，的確變化得太大而太快了。像德之併奧，波蘭之壓迫立陶宛，德國之干涉捷克，都是最近兩三週以內發生的事情。當每次事變或糾紛發生的時候，形勢都頗為嚴重，以致世界上愛護和平的人們，莫不戰戰兢兢，憂懼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即刻揭開，重演人類互相殘殺的慘劇。然而及到現在，這些紛糾和問題，差不多都已得順利解決，並未引出大的亂子，這不能不算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不過我們也究不能因此而抱絕對樂觀，因為這次所發生的幾個事變或紛糾，並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無因的，就其本質言，本

來就很嚴重，而所以未因此引出大的亂子，完全係因某些強國大國有其不能不採取緘默的不得已的苦衷。現在讓我們來把這錯綜複雜的歐局，作個簡單的敘述和分析吧！

第一，德之併奧，處心積慮，已非一日，過去因英法蘇諸國的反對和監視，甚至不能得到其唯一同志——意大利的同情，以致她始終未敢有所行動；這就是說，過去的奧大利未被德國合併，係因有英法可以仰仗，有義大利可以羽翼的原故。今日的形勢，就不同了，一方面因德義軸心的加強，她們兩國的關係，漸臻密切，德國斷定義大利對於她

併奧的一點，不會強烈反對，更相信義大利不至因這一點而不惜與德國破裂的；另一方面，德國看出英國爲了要緩和與德義在地中海及歐陸的衝突，正向她們（指德意）講妥協和進行談判，而逆料英國也決不至因地併奧就即刻翻臉。希特拉便趁着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於三月十一日毅然向奧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舒斯尼格辭職，并以德國防軍向德奧邊境進發；十三日德軍大部開入奧國境內，奧總理舒斯尼格被迫辭職，由國社黨加德組閣，成立臨時政府，於是德國併奧的企圖，就告成功了。事後，一般原來反對併奧的國家，都取

緘默態度，英國則認爲奧之被併，是既成事實而不願負若何義務。英國的態度，既然如此，法國自然也只有容忍了。因此一部分國際政論家，認爲德國併奧，是英國外交脆弱，向德義讓步所誘致的。

第二，波蘭這次藉端壓迫立陶宛，向立陶宛提出最後通牒，當然是因爲受了德國的指使和慫恿，因爲波蘭是法西陣線的國家，又與立陶宛接壤，德國爲而去蘇聯在立陶宛的優越地位，惟有用波蘭去壓迫，立陶宛在無與爲援的情形之下，又在波蘭兵臨邊境，數小時內就可到達其京城的威脅之下，便不得不接受了波蘭的最後通牒，而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第三，德國一面指使其爪牙壓迫立陶宛，一面又自己去干涉捷克。捷克西南鄰奧地利，南連羅馬尼亞，東接蘇聯，德國既早懷奪取摩蘇爾油井和烏克蘭麥田的野心，便不能不佔據捷克這個交通要道，以爲異日進攻蘇聯和羅馬尼亞的方便。所以德國之進攻捷克，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這次德干涉捷克內政，是德進攻捷克的先聲，儘管德國在口頭上怎樣對捷克保證無領土野心，但

這都是些鬼話，因爲希特拉早已佈置了一些國社黨徒在捷克境內活動，希氏最近并曾令彼輩「團結一致」，準備在一個適當的日子，再用吞併奧國的方式去進攻捷克。所以表面上現在德捷的糾紛雖告平息，但實際上是並沒有這樣簡單的。將來這場風波再度掀起時，也許就是第二次大戰爆發的日子，因爲捷克的獨立與否，關係蘇聯羅馬尼亞及中東歐國家的安全太大啊。

這幾次事件發生以後，歐洲各國，外表上雖然還頗沉靜，似乎並沒有什麼要緊的樣兒，可是實際上，整個的歐陸，已因此起了大大的波動；一些小國，都在提心吊胆的憂懼着法西國家的侵略，一些大國，則正在設法聯絡，圖共同截止侵略者的氣燄。蘇聯政府會特別爲了這點而有照會英、美、法、捷召開國際會議，以便商決集體力量打擊侵略的提議，法、捷等國對此均表贊同，只因英國張伯倫認爲於和平有礙，而未能成爲事實。要是英國對這提議也表示贊同的話，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就有立刻爆發的可能性。但英國的傳統外交政策，是維持均勢的和平的，站在她的立場，當然不能怪她不贊同這國際會議

的召集。不過我們不能因英國不贊同蘇聯的提議，就說英國絕對懼怕戰爭，而絕對屈服德意。我們要知道：英國這次對德義讓步；目的在緩和與英意的衝突，并企圖藉着與義大利談判這個機會，拆散德義的聯合戰線，所以在德國併奧侵略乃至波蘭壓迫立陶宛的時候，她都極端壓抑自己而暫取緘默，外面的一切冷潮熱笑，她都可以不理會。到英義談判成功，英國在地中海沒有受牽制的顧慮的時候，或到德國過於囂張，使英國不能再容忍下去的時候，英國一定會自動聯合法蘇，反對侵略的。所以英國的容忍，是有限度的，超過這一限度，她就不能再事容忍。

據我們看來，英國不出來竭力扶持法蘇，法蘇是不會即刻能對德國作戰的；英國若積極幫助法蘇而反對德國，那德國也就不敢在歐陸橫行，那末，戰爭的爆發，也是有待的。所以不論是怎樣一個局面，歐洲的戰爭，在最近的若干時期，大概是不至於發動的。站在我們的立場，自然也期望歐洲的戰爭，遲些爆發，因爲這樣，英法蘇以及美國，才能顧及遠東的和平，分出力來援助我國抗戰，以打倒那獸性的殘暴的倭寇！

「統一」沒有「戰線」

洪傳經

每個國民，都是一個心，一個意志，認定目標，整齊步伐，才能算真正的團結。一個政府的命令和法令，不論在名義和實際上，都能及於其領土的任何部份，才能算真正的統一。有了真正的團結和統一，才能發生偉大建國禦侮的力量；我國地大物博人衆，過去不能在國際間佔着較爲優越的地位，反受帝國主義者不斷的壓迫侵略，就是因爲沒有做到真正團結統一的緣故。

這次倭寇窮兵黷武，迫我日急，從掠奪東北四省以後，氣餒益高，以爲使用她準備數十年的程利武器，并利用我國一向不能團結的弱點，必能使我即刻屈服。那知道蘆溝橋的炮聲，竟把全國民衆喚醒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甘心做亡國奴，祇有把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力量凝結起來，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利益的原則之下，和敵人死拚。

自最高領袖領導抗戰以後，中國共產黨就於去年九月廿三日發表信仰三民主義宣言，并聲明取消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取銷蘇維埃政府，將紅軍改編爲國軍革命軍；其他黨派也相繼摒除成見，加入抗日，國內即刻形成一種空前的大團結大統一。全國的軍隊和民衆，幾乎沒

有一個不在國民政府和最高領袖指導之下，通力合作，爲國家民族而奮鬥，這時，中華民國的國民莫不歡欣鼓舞，爲國家民族的前途慶幸！

否料國民這種歡欣慶幸的心理，保持不到多時，就因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不良現象或事實的發生而漸漸消失了。無可諱言的，自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爲某一部分人厲聲喊出以後，國民就對國內的真正統一，起了懷疑，因爲他們知道統一就是統一，統一是一沒有條件的，統一而又有戰線，誰都不會了解，因爲所謂戰線，當然不只一個單位，如國際間的所謂人民陣線，是世界各左傾國家的一種臨時的利害結合，是因對抗右翼集團法西斯戰線而起的，法西斯戰線消滅，人民戰線也會隨之消滅。現階段的中國——生死存亡最後關頭到臨的中國，是需要一種真正的強固的統一，以抗禦外侮，并不需要什麼統一戰線。其實統一戰線也無法成立，因爲統一與戰線根本是互相衝突矛盾的，有戰線就不算統一，既統一就該沒有戰線。前面已經講過，戰線既不只是一個單位，那末，戰線裏的各個單位，無論如何就免不了有一些無謂的磨擦，有了相互的磨擦，力量相消於內，那裏還能生出很大的力量來

抗禦外侮？國民既然一方面深切認識在這抗戰期中不容有削弱抗戰力量和分散抗戰陣容的任何言論行動或組織，但另一方面又看到一部人大喊那不能有而又不可有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自然會發生一些疑惑憂懼而對國事不能抱着絕對的樂觀了。

依據中共領袖陳紹禹毛澤東先生的說法，中國要抗戰勝利，就非擴大與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可，所謂擴大民族統一戰線，就是要以國民黨與共產黨為中心為基礎，而吸收國共以外的黨派團體以及廣大民衆到民族統一戰線方面來。我們若單從表面上去看，也許覺得他們這種說法是有相當的理由，並合乎目前客觀環境的需要，但若仔細思索，就知道所謂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不需要，而且根本就說不通。

第一，現在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一年前他們所倡的救國聯合戰線，名稱雖已變更，但所主張的內容，並沒有兩樣。在過去國黨民否認他們存在的時候，他們提出救國聯合戰線的口號，來圖自己的生存，也許是有他不得已的悲哀，但在他們既經投誠國民黨，國民黨也已經允許他們存在以後，就不應再提出什麼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來造成全國思想的紛歧。以前他們總說國民黨一黨專政，不允許國民黨以外的人參與政治；現在，國民黨已將大門打開了，國內各黨各派以及任何個人，只要是真正愛國救國的，只要是誠意信仰三民主義的，（因為三民主義，就是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儘管可以進來。不過進來以後，一定要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

和最高綱領，在國民黨及其領袖的指導之下，努力奮鬥，毛澤東先生，不是曾說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實現而奮鬥麼？中國共產黨不是曾宣言信仰三民主義，交出紅軍，而放棄其一切政策麼？為甚麼到今天並沒有看見他們放棄其黨的組織，痛痛快快的加入國民黨，反要提出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口號呢？難道中國一定要兩個以上的政黨才能稱統一，才能抗日麼？果如所云，那國民黨為甚麼在過去也能打倒軍閥肅清反動而獨力建國？為甚麼前年冬季也能獨力在綏遠領導抗日？這次蘆溝橋的抗戰以及八一三抗戰的展開，不是在中共未投誠之前麼？足見國民黨是早有禦侮建國的決心，和有禦侮建國的力量了。自然，中央加入以後，若能真正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盡其力於抗日救國，那在力量上當然要更加雄厚，更易打倒敵人；但是如果中共沒有抗日救國的決心和誠意，只想藉着這抗戰的機會，公開活動，厚植自己的實力，以為奪取政權之張本，而以民族統一戰線來作護身符的話，那只有造成國內的紛亂，而加速中國的滅亡！所以站在真正救國的立場上來說，我們只有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的指導之下，澈底合作，誓死與敵人奮鬥，才能求得國家民族的生存；什麼聯合戰線和民族統一戰線，都是贅疣，甚至是大有害於抗戰的東西！

第二，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需，是抗戰時期的最高綱領，已經沒有人再否認的了。那中國既只能有一個主義

，爲什麼中共偏要喊出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而主張中國多黨？在一個主義之下，而有幾個政黨，不但理論講不通，事實上不可能，就是古今中外，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先例！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主張由各黨派聯合起來抗戰，才有勝利的可能，我們則認爲只有各黨各派乃至各階級，都願犧牲其自身利益而溶化於一個主義——一個三民主義，政黨——國民黨之下，并貢獻所有力量，來打擊敵人支持抗戰，勝利才有希望。因爲祇有表面的聯合，甚至於做出同床異夢的勾當，那是無補於國是的。陳紹禹先生說：『世界的歷史事實證明，除社會主義的蘇聯以外，其他國家沒有一國是實際上只有一黨存在的，而各黨並存的事實，絕不會妨礙統一國家的建立和鞏固，英法美等國的情形便是明顯的例證』。（見陳紹禹抗戰言論集第五六頁）不錯，英法美等國的各黨並存是事實，但這些國家各政黨的產生和並存，沒有一個不是因環境的需要而然，也沒有一個政黨，不有其悠遠的歷史背景的。英國的保守黨自由黨，係由托里黨（Tory Party）和輝格黨（Whig Party）蛻變而來，托里黨是擁護皇權的，後來就變成保守黨，輝格黨是主張民權的，後來就變成自由黨。美國之所以有共和民主二黨，係因美國在獨立戰爭之後制定憲法成立聯邦國家的時候，國會裏顯然有兩個意見，大邦的代表主張聯邦的是一派，小邦代表主張邦聯的又是一派，前者因主張建立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故稱共和黨，後者因欲保留各邦權限而不主張中央政府的權限太大，故稱民主黨。總之，歐美各國的政黨，都是這樣因環境的需要而產生的。民族統一戰

線的倡導者，主張中國多黨，難道也是見於中國的環境需要麼？在我們以冷靜的頭腦和客觀的眼光看來，除中國國民黨外，中國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任何黨派；因爲一個政黨，是某一部人意志的結合而代表某一階級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中國社會，既沒有發生階級利益的衝突，自然就不需要某種政黨去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同時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國情而無所不包的主義，中國國民黨是謀全民利益的政黨，既有這樣一個主義與政黨，自然就用不着別的主義和別的政黨了。

明確的說吧：三民主義的民族革命，一方面要謀自己民族的出路和解放，同時還要謀全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那末，那專圖自國富強，不惜侵人的國家主義派，中國當然不需要；同時，中國社會，一般都是貧窮，沒有大貧大富的區別，也沒有勞動和資產對立的兩個階級，那末，那專門打倒資產階級而只謀勞工利益的共產黨，中國當然更不需要了。統一與戰線既是互相矛盾衝突，根本不能成立，而中國的事實環境，又並不需要中國國民黨以外的黨派，果真具有愛護國家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誠意的人們，便應該擁護真正的團結統一，消除成見，放棄階級及個人的利益，來謀國家民族的利益，爭取抗戰的勝利。假使單在口頭上說擁護統一，信仰主義——三民主義，而實際上却要喊什麼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幾個組織和幾個黨派并存，那便是別有企圖，別有陰謀，沒有抗日救國的誠意，那便會增加理論與行動的紛歧，分散抗戰的力量，我們對於這種人，要隨時加以戒備，隨時加以防範才行。

「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

許君武

筆者個人因職務關係，在皖、贛、湘隨軍走了兩三個月，最近來到武漢，感到一種異樣的氣氛，便是刊物之多，真是五花八門，目不暇給，如果捆成包裹，豈但「汗牛」，簡直把全世界的載重汽車輪子都要壓扁；如果送進堆棧，豈但「充棟」，簡直把紐約那一百三十層的幾座高樓都騰出來還吃這些字紙不完。

在這些字紙堆中，我發見了一種旬刊，載有一位先生的大文，題目是：「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他說：「中國政治改革運動，從戊戌政變算起，三十餘年對外對內的流血苦鬥，中國人民還沒有換來一個『言論自由』。而且直到現在，除了靜聽敵人的飛機大砲以外，還要恭聆『統一思想』的高論，……誠令人不寒而慄！」

我很細心地將這位先生這篇大文拜讀一遍，再又拜讀一遍，越讀越覺得難過，越讀越覺得中國今日的知識分子見解竟是這樣淺薄糊塗，一誠令人不寒而慄！」

這位先生說主張思想統一的人「動機也不能算壞」，但是他又以爲「動機的好壞以及理論的是非，最終必須受客觀事實的裁判，纔能成爲定案。」

好極了！我們當前的「客觀事實」是什麼呢？不是兇橫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吞噬我們而我們全民族應該出死力相拚的嗎？如果拿這「客觀事實」來執行「裁判」的話，難道說思想不統一的民族會抵抗得了敵寇的侵略嗎？難道說「思想統一」不應該成爲「定案」嗎？

所謂「思想」決不是胡思亂想，而是要拿來決定我們的生活態度和行爲實踐的方向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支持全民族的生存與鑄造新時代的歷史這一個非常艱鉅的工作過程上，我們每個人的「思想」要融匯起來造成一種「思潮」，這絕對不是「不統一」所能做到的。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一開始就告訴我們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我們演繹這句名言，也可以知道我們今日所談的思想之所以要求統一，正因為我們不是胡思亂想，而是有一個「主義」的。今日「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呼聲，反映出我們全民族對於抗敵建國的方法論上的一致要求，因爲不是如此，便會削弱甚至完全破壞了我們的「力量」。「這位」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的作者却偏要故意將宗教政治哲學各方面的宗派主義提出來，認爲「今日所謂」一個

信仰，『稍加深思，亦未免過於籠統，』豈非故意歪曲，別有用心！

從理論上看，「思想統一」和「思想統制」原有很大的差別。政治上的「思想統一」是自覺的，是全民族爲了應付一個艱危的環境，不得不決定共同的生活態度和行爲實踐的方向而出此的，反對這態度和方向，便無異於甘爲全民族的公敵。至於「思想統制」，則是被壓迫的，非自覺的。在中國歷史上，除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蠻幹辦法以外，並不會有其他先例。從事實上看，無寧說今日的政府當局對於全國民衆，實在給予了太大限度的自由。任憑一般人胡思亂想，胡說八道，政府都予以寬容。例如 蔣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的那句話，從無論任何方面證明，都是顛撲不破，然而中共要人陳紹禹（王明）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一本什麼「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講演集，却公然詆毀這句話是「公開禍國殃民的主張」（見該書第十頁），這種侮辱民族革命領袖的文字在今日仍能公開印行，還要說沒有一言論自由，「那真是騙鬼也不會相信！」

由上面這一個例，不曾說明了今日當權的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非但不曾統制（注意：不是統一）人民的思想，而且給了人民以過大限度的言論自由。我想請問「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的作者如果再嫌不自由，再嫌「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這呼聲爲「籠統」，爲「絕非國家民族之福」，那麼，是不是要給漢奸以言論自由呢？是不是要信仰敵人

的「王道」，承認傀儡的政權，恭迎溥儀入關正位呢？

我知道這位作者一定又要回答道：「不是的，我祇是主張中國對內的政策『主要的』是以民主政治爲中心，『不要效法德意而已。』」

那麼，話又說回來：中國今日的政治，根本上沒有絲毫法西斯的氣味。法西斯政權要在什麼客觀環境之下纔能出現，並不祇有這位先生纔懂得，我們全國的小學生也都懂得。中國今日並沒有走而且也不會走德意兩國所走的路。但中國却也並不一定要標稱什麼「中華民主共和國」纔算實行民主政治。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的最高原則是「民主集權制」，由這樣一個政黨所領導的政治，正是最合於時代需要的民主政治。現在一般高唱民主政治的人祇知道要「民主」，却丟了「集權」，殊不知不通過集權方式的民主制度，其結果祇能促成暴民專政。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世界政治潮流上，尤其是在一國遭遇到戰神光顧的時候，歷史絕對不允許我們這樣幹，我們的常識也不能讓我們這樣幹。

然而，「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的作者却似乎並不具備這樣常識，他正和一般高唱民主政治的人們一樣，一方面看不清楚今日國民黨所領導的政治正是最民主的政治；另一方面又要削弱推動這民主政治進行的真實力量（民主集權制），而喊出「在戰爭時期……統一戰線中的黨派和羣衆必須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的怪論。對於這位作者及其同樣立場的人們，確實祇有像茹泰浦先生在上期本刊所說「戰時沒有

的話是對症下藥，因為他們一定要將真正的民主集權制度硬看作「法西斯」或「納粹」，而以「主張一切由下而上」爲民主政治，却不顧這樣方式推行的結果將是暴民專政，將在戰時抵消一切抗戰力量而起「漢奸作用」，對於這種似是而非的民主政治，我們實在不敢領教。茹先生說：「不僅是不能談到什麼對抗政府的民主政治，就是什麼聯合戰線也不成爲一個名詞」，實是非常痛快而透澈的意見。

「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的作者又說：「依我們的觀點看來，……：在自由的空氣中，充分的發揮學術思想，研究一切必要的理論，討論一切迫切的問題，纔是提高人民教育程度，加強人民愛國意識，促進民主政治實現的必要條件」。這位作者及其伙伴們的「觀點」不知是什麼，如果依我們一般最大多數國民的觀點看，則今日的「空氣」，正如筆者前文所說，是太「自由」了，而那些堆滿在書店中的是什麼「印象記」「言論集」之類，所謂充分的發揮了的，並不是一「學術思想」更不是什麼「必要的理論」和「迫切的問題」，而祇是歪曲淺薄，一貫地「差不多」的調子，用煽動性的文字寫出來。這一類東西爲真正愛國的知識分子所厭惡（所以並沒有「加強人民愛國意識」的作用），又爲非知識分子的人民所看不懂（所以更沒有「提高人民教育程度」的效能），在全民族對敵抗戰的現階段上，它是無可諱言的病態，（是現有的代表真正民族利益和民主政治的政府完成其艱鉅工作的惟一障礙物！）（所以它更談不上什麼促進民主政治實現）。

我們可以對這位作者及其同一「觀點」的人們很誠摯地正

告（說得寫實一點，不妨是「呼籲」「懇求」：）即是言論儘可自由，事實上中國今日言論早已十分自由，但這「自由」當以不妨害政治上的思想統一爲限度，因爲妨害政治上「思想統一」的自由是危害全民族利益的，也便無異於是漢奸賣國賊的自由。你們總應該和我們大多數國民一樣。不能予漢奸賣國賊以自由的吧？那麼，怎能不自己竭力反省，不要背了一言論自由「這塊金字招牌，而在這招牌底下發生漢奸作用呢？例如「集中各黨各派人才組織國防政府」的話，是代表什麼「學術思想」呢？是什麼「必要的理論」呢？恐怕祇是大家想做官而發出的「迫切的問題」吧？自全面抗戰的局面展開以來，政府早就把各黨各派的所謂「人才」都「集中」起來了，你們有什麼好的建議和意見，何以不向當局陳說而祇向民衆煽動呢？何以不要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而主張另組什麼「國防政府」呢？難道國民政府是不要國防的嗎？難道這樣「自由」的「言論」不是自覺地（至少是不自覺地）含有漢奸作用嗎？

我們一般大多數的國民的「觀點」是：今日並非「除了靜聽敵人的飛機大砲以外，還要恭聆『統一思想』的高論」成爲問題，所成爲問題者，却是不先統一了政治上的思想，便沒有方法不「靜聽敵人的飛機大砲」便沒有力量去消滅敵人的飛機大砲。因此，我們要統一思想，同時，爲了尊重「思想統一」這個原則起見，應當不惜以全國國民的力量來裁制有害於這原則而又並非「必要的理論」或「學術思想」的言論自由。

關於一黨專政的談話

葉 青

問：蘇聯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一黨專政嗎？

答：是的。因為蘇聯只有一個黨，別的黨都不能存在，

而這一個黨又是在朝黨，不是一黨專政呢？在別的一些國內，有很多的黨，它們輪流掌握政權，有時聯合起來共同掌握政權，通常叫做「多黨政治」。在多黨政治下，沒有一個黨可以壟斷政權。如果國內祇有一個黨，政治又屬於黨，那它就自然而然地把政權壟斷了。所以一黨政治必然成爲一黨專政。史太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底談話中明白承認蘇聯共產黨底地位是「一黨壟斷底地位」。他底解釋不過說「共產黨底壟斷是從實際生活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罷了，並未否認共產黨對於政權的壟斷。

有人說：「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是有分別的東西」。蘇聯底政治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專政。其實所謂分別，只在凡屬無產階級中人都得參加選舉因而都得參加政府之一點。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只有一個共產黨的場合，國內便只有一種政策，只有一種政治活動份子。因此，當選的多

是共產黨人。其設有入黨的亦是接受其政策的同情者，事事跟着它走的，可以名爲「準共產黨人」。於是政權便完全入於黨的手裏。階級專政其名，黨的專政其實。二者統一了。

雖然龍辯派可以堅持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作用是「領導」而不是「代替階級實行專政」，但是很明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只有一個黨——共產黨——的場合，所謂領導也是壟斷了的。只有一種政策，工人不得不贊成；只有一種政治活動份子，工人不得不選舉他們。而且要這樣，纔能完成其領導作用，保持其領導地位。所以領導就是代替階級實行專政。

因此種種，史大林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它底先鋒隊底專政」是它底黨底專政。」列寧在引出田納爾說他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專政」一句話後說：「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纔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足見領導也吧，階級專政也吧，都不過是一黨專政底外表而已。實質上，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科學的研究不應該剝去現象把握本質嗎？

二

問：雖然蘇聯不是以黨專政，但蘇聯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答：說這是『由於過去俄國各黨派長期鬥爭中人民意志選擇的結果，即是俄國人從長期歷史鬥爭中厭棄了其它黨派而只擁護共產黨的結果』，是有理由的，我可質問。但正因爲這樣，所以『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完全破產而下台』的事實，是『人工』的而非『自然』的現象。還是新近呈現在我們眼裏的，如對於托洛茨基派，季諾維埃夫派和布哈林派的鬥爭，是引起很長的黨爭和很大的黨獄，用了『命令』來逮捕，驅逐，充軍和殺戮的。所以今日唯一的和統一的共產黨『一黨壟斷地位』，雖非『隨意造作』或『有意空想』，却是至少兼『用行政命令底方法』『造成』的。因此，說『共產黨底壟斷是從實際生活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並不完全是正確。

有人說：蘇聯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底原因是『由於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國家內已沒有其它政黨，存在底社會基礎，因而也就沒有其它政黨存在的必要與可能』。這在我看來，並不合於事實。史太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關於蘇聯新憲法的報告中說：『我承認蘇聯新憲法草案的確仍保留着工人階級專政底制度依然有效』。所謂工人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劇烈的鬥爭，一種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

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和傳統』。蘇聯新憲法草案既保留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就證明蘇聯國內還有劇烈的鬥爭，還有階級鬥爭，因而有其它政黨存在底社會基礎？有其它政黨存在底必要和可能嗎？所以蘇聯之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乃是共產黨底排他性使然，是共產黨『實行』『黨外無黨』使然。

假使真地要說蘇聯底一黨存在由於國內沒有別黨底社會基礎，那就必須相信史太林在前述報告中的這幾句話：『現在蘇聯只有兩個階層，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層底利益不僅不彼此敵對，而且恰恰相及是互相融洽的。因之在蘇聯並沒有幾個政黨存在底基礎，因之也沒有這些政黨自由底基礎』。這樣，沒有階級鬥爭，新憲法就不應該保留着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資木家，地主，富農等等這一類階級，早已沒有了』，那末無產階級專政那種劇烈的鬥爭將以誰爲對象呢？在幾次很大的黨爭和黨獄中，所謂托洛茨基派，季諾維埃夫派和布哈林派，均有政治組織，難道它們沒有社會基礎嗎？很顯然的，蘇聯底一黨存在乃政治使然。

這裏，我們應該批評的是人們以爲無產階級只有一個政黨的主張。其實，這是第三國際底獨斷宣傳。無產階級底份子，在大體上可說相同。但仔細說來則有若干層級。至少熱練的工人和不熱練的工人，是有差別的。就是蘇聯現存的工人和農民亦有不同的利益。所以無產階級可以有多黨存在。無產階級只有一個政黨之說既不能解釋今日並存的三種政黨

——第二國際（社會黨）第三國際（共產黨）和第四國際（托派），亦不能解釋同一有產階級却可有多黨發生如共和黨，民主黨，自由黨等等底現象。事實否定了第三國際底獨斷宣傳。

三

問：爲什麼德國和意國都能實行一黨專政呢？

答：德國和意國底一黨專政，在第三國際和共產黨，則指爲有產階級底反動。而這樣我們很可看出它說有產階級必然多黨的宣傳，完全錯誤。一黨專政是各個黨派互相爭鬥的一種結。德國和意國在這裏與蘇聯大致相同，所以有類似的結果，別的國家，如果照樣去幹，亦可實行一黨專政。

但這並不是說一黨專政沒有它底社會條件。有的，不過此社會條件不一定意味着階級問題，而特別係屬於黨派鬥爭時底環境下本不完全一致的經濟利益却完全一致起來。因此，要從階級上看，就是本不完全一致的階級利益却完全一致起來。所以一黨專政是黨派鬥爭在某種環境中產生出來的。加說一句，把「環境」二字寫成「時代」，亦是可以的。

一黨專政本只容許一黨存在。但在事實上總不免有別的黨派秘密存在底事實。這不僅德國和意國爲然，蘇聯亦然。蘇聯十幾年來的黨爭，是別的黨派（如托洛茨基派，季諾維埃夫派，布哈林派）公然存在的證明；近幾年來的黨獄，是別底黨派秘密存在的證明。而早就有了的清黨和徒流，尤其

大批的徒流，同樣是別的黨派公然的和秘密的存在的證明。那隻說德國和意國底一黨專政沒有辦到一黨存在的人，是有意蒙蔽事實。

但是，不論怎樣，別的黨派就秘密存在，也並不妨害一黨專政底實施。因爲秘密存在的黨派，往往力量很小，專政的一黨可以隨時用政治手段去鎮壓它們，這在任何一黨專政的國家，莫不如此。

四

問：有些人說，現在國民黨應該實行一黨專政，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呢？

答：現在國民黨應該實行一黨專政。因爲現在是戰爭時代，政權不可分散，如果分散，除使政府內部發生鬥爭或摩擦因而使政權動搖不利於抗戰外，沒有別的好處。任何國家，平日就是多黨政治的，一到戰爭來時立刻停止黨爭，建立單一性的內閣以鞏固政權。歐州大戰時就是這樣的。因此，在平日即已實行一黨專政的國家，沒有到戰爭時反而把單一性的政府取締建立複雜性的政府之理。所以歐戰底經驗和抗戰的需要指出國民黨現在應該繼續一黨專政並鞏固一黨專政。

但抗戰開始以來，共產黨認爲是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良好時機，所以大叫『實行民主政治』底口號。它在其所謂十大政綱上主張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

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革命份子。後來共產黨又宣言國民政府應該『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希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今年它底新華日報出版後，天天鼓吹『共產黨與國民黨共同負責』『共同發展』。這不是共產黨企圖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證明嗎？

也許讀者要說我錯了吧。因為共產黨底領袖毛澤東最近曾『代表中國共產黨……鄭重聲明……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但聲明是表面的，事實是裏面的，所以聲明了聲明，事實了事實。當它底『領導人陳紹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廿五日與美國記者白得恩先生談話當中……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懇切地聲明過』他們『今天並不要求參加政府』的時候，正是中共中央宣言國民政府應該『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希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的時候。而且毛澤東自己在同一談話中，前段說他『再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鄭重聲明……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後段却說『在我看來，今天國民黨雖可以維持一黨掌握政權的局面，但為的集中抗日救國的人材和表現抗日救國的民意，似應當採取相當的民主辦法』。所謂相當的民主辦法還不就是國民政府應該『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希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那一種辦法嗎？所以乘着抗戰時機打破國

民黨底一黨專政是共產黨底根本企圖。

這個企圖，對於共產黨講來是很有利的。實現了，它底領袖可以做官，它底徒衆亦可以做事——當小小的吏員。但於抗戰，則有害無利。因為人心不足，政黨總以隳斷政權為目的，他們加入政府後必然要用盡方法擴充位置，增加名額，結果引起紛爭，使鞏固的政權發生動搖。於是對內抗戰代替了對外抗戰。敵人便利用中國內部的政爭加緊進攻。結果，我為鵝蚌，敵為漁人，中國除滅亡外有什麼辦法？

談到『集中抗日救國的人材』一點，國民黨從來就是如此的，它簡用了許多無黨派的人材。不過國民黨在這裏，不一定要大家『參加政府工作』，而是要大家各在其崗位上努力工作。並且這種集中，應該是集中於國民黨底領導之下，因為它是今天的在朝黨，而當此抗戰時代以對外拚命爭取勝利為主，不必幹另起爐灶那類消耗時間精力的事。至於『表現抗日救國的民意』一說，也沒有理由。國民黨自去年七月以來所發動的抗日救國戰爭難道還不是抗日救國的民意之表現嗎？今天抗日救國的民意就是對外拚命爭取勝利。老實說，民意不要求改組政府，國防政府也罷，國民政府也罷，它都不很開心，它所關心的是怎樣抵抗日本，怎樣獲得勝利。而在這方面，國民政府所做的練兵，整軍，發展游擊戰以幫助陣地戰等等，就是民意之所要求者。除了這些外，任何一個黨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

我不相信戰爭時代可以實行民主。這點，我在關於民主

政治一文上已有說明。將來還要寫一篇抗戰與民主來討論它，這裏不另說甚麼。但我們必須知道國民黨底一黨專政是國民的民主專政。假如國民黨不能代表國民，不能代表民意，它還能掌握政權並且至於十幾年之久嗎？那些用社會基礎來說明政黨和一黨專政的人不該同樣用社會基礎來說明國民黨及其一黨專政嗎？國民黨是代表國民，代表民族的黨，所以它底一黨專政是國民專政，是民族專政，是爲了反對一切割據勢力而建立唯一民族國家所不得不然的革命專政。在抗日救國戰爭底時代，它底一黨專政，則是打倒帝國主義實行民族主義所應然而且必然的民族革命專政。這時，只有日本和漢奸纔討厭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北平的傀儡組織不是以反對國民專政爲其政治上的口號嗎？

五

問：現在有人說，國民黨應該再實行黨外無黨的政策，換句話說，即是不允許國民黨以外有任何其它政黨合法存在的政策，先生對此問題有何意見？

答：我的意見是肯定的。因爲多黨存在必然互相鬥爭，要消耗政治運動者及一般國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而中國在過去須努力統一創造民族國家，在現在須努力抗戰爭取民族生存，在將來須努力建設充實國家力量，並且這一切工作都以迅速爲主，所以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共同行動有萬分的重要性。爲辦到這點計，最好採取一黨政治的制度，反對多

黨政治。

要採取一黨政治底制度，必須國民黨實行黨外無黨的政。因爲國民黨代表全體國民，又是一個大黨，且於國家有很多貢獻，現在又掌握政權，所以應該要它存在。其它的黨沒有具備這些條件，當然不夠資格。那末怎麼辦呢？就是現有的切黨均加入國民黨，以後在內無黨團，在外無黨部，全體消解於國民黨內。這在今天，完全有可能。因爲沒有一個黨有異於國民黨的任務的所在。既無特殊的任務，就無特殊的組織的必要。有了，徒然發生組織上的一摩擦，使抗戰力量不能集中。所以開口閉口不離『精神團結』，『加緊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人，應該贊成這種辦法。

而且既然爲『各黨派力量結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對日抗戰的必要前提』，那末把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不是中國對日抗戰更好的必要前提嗎？既然『中國統一局面造成的真實有效辦法』——是把各黨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礎上形成民族統一戰線——，那末把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不是中國統一局面造成的更好的真實有效辦法嗎？這裏我們看出那些反對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的人，實在沒有一點理由。把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之說，是各黨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一應有的發展。所以真正主張並擁護各黨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應該十分贊成把各黨派融合爲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之說。

如果我們不把反對此說的統一戰線論者看成葉公說他愛聽不是愛真聽，那末僅有的理由便不外乎如次的一點：各黨自有其社會基礎，各社會基礎自有其利益，不能合併。這樣，我們要問問各黨：在抗日戰爭發生時，在民族生存非常困難時，各社會基礎除了抗日以爭取民族生存外還有什麼利益？還有什麼可能允許各社會基礎去謀它底特殊利益？此時而欲去謀特殊利益是不是要引起內部紛爭？這個內部紛爭是不是會鬆懈抗戰為日本造機會？鬆懈抗戰為日本造機會是不是漢奸的行爲？所以反對融合各黨為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始而是好聽的理論，說各黨自有其社會基礎，終而是漢奸的行爲，把民族生命斷送給日本。

假如你說，抗戰以後，各黨總可為其社會基礎謀特殊利益，所以抗戰時代聯合即得，如果融合那就不便於抗戰以後了。這須知道，抗戰以後，無論勝利或失敗，全體國民俱應同心協力建設一切，以謀恢復和充實，否則勝利不可保，失敗無由挽救。共產黨在抗戰以後要與國民黨『共同建國』，是有理由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可把各黨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一步使成各黨底融合實現一個唯一的極大的國民黨呢？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底現階段，是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因而資本主義未發達，社會分配未明瞭，根本沒有可以支持一個政黨的無產階級。假如依照共產黨說中國經濟是半封建的時，情形更是如此。所以在第三國際成立以前，歷史上

根本沒有一個處於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的國家出現有所謂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這一回事。中國之有完全由於外鑠，而且是小市民黨冒充。但不管怎樣，一經有了，它就不得不為其組織底利益去反對它以外的黨，去做奪取政權的事。所謂『十年來』的『內部紛爭不已，而且招致空前未有的外侮』云云，如果後一句已合事實，那末責任不在國民黨實行黨外無黨底政策，而在國民黨外產生了不應該有的黨。此不應該有的黨，在中國的出現，並不是中國底歷史要求，乃是第三國際之機械地推行國際主義的結果。它把中國底歷史階段看成與英法等國底歷史階段相同去了。既然英法等國應有共產黨，中國怎不該有？『平封建』與帝國主義之間是可以劃一個等號的呀！

假如我們要從『十年來』的『內部紛爭不已，而且招致空前未有的外侮』的『事實』中去找尋『教訓』，那末最可寶貴的，是取銷中國在由封建到資本這個歷史階段所不應該有的共產黨。這纔真是『一個苦的真理』。現在共產黨宣言它取銷『紅軍』和『蘇維埃』等等，奉行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在現在共同救國在將來共同建國，不能不說是對於這一個苦的真理有所了解，因為它明白它在現階段沒有特殊的任務。但是還缺乏根本的了解，應該進一步取銷此沒有特殊任務的黨。沒有特殊任務的黨是一個贅疣，怎不應該取銷呢？

問：現在有人說共產黨既宣布相信三民主義，使不能再相信共產主義，先生對此問題意見怎樣？

答：今天主張共產黨宣佈相信三民主義又能再相信共產主義的理由，第一個是說：『從理論上看來，三民主義底民族民權民生等主要內容，與共產主義所主張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使中國人民得到民族獨立，徹底摧毀封建壓迫使中國人民得到民權自由，澈底改造中國經濟制度使中國人民得到民生幸福，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絕不是不能相容的，因而共產黨與國民黨也不是不能合法並存和攜手合作的』。在這裏，我們不必說『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等等原本是三民主義，並非共產主義，就承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底『這些思想恰能相容』，那末剛證明共產黨在將來也沒有特殊任務，失掉了獨立的存在。這樣，與其兩黨永遠『合法並存和攜手合作』，不如合而為一之更覺其好。

第二個理由是由根據孫中山先生底意見。因為他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並且又說過『共產主義就是最高尚的理想』，人類將來『必要回復到一種新共產主義時代纔可以解決』『人與人爭』云云。如果這樣，相信三民主義自可相信共產主義，但同時必須注意『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句話。孫中山先生當時對不贊成容共的國民黨人這樣說，自然在表明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相容。但這句話在共產黨人讀起來，應該感覺得中山先生同樣在對他們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

主義，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形態，所以你們相信民生主義就對了，不必再在民生主義以外去相信共產主義。

的確，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根據中國底特殊情形修改歐洲底共產主義使之合於中國的一種預先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張。並且正是這種主張表現孫中山先生底天才。頌列寧學說為天才學說的米夫斯基，陳紹禹，王明，實在沒有明白民生主義早於新經濟政策十幾年這一回事。假使地明白了，能不頌揚我們中國自己底革命導師及其天才學說嗎？不說別的，單是孫中山先生能把極中國底特殊並敢於把歐洲底學說拿來修改使自己底主張這兩點，就不是今天機械地販賣舶來品的紅色小買辦所可望其項背的，因而他就值我們尊崇。

中國在抗戰以後一定要發達生產，且須力求迅速。這就不能讓私人慢慢去做了必要由國家底力量作有計劃的努力。從今天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掌握全國大多數貨幣資本的事實看來，那時一定由它們去投資。並且要去借外債。於是『國營大實業』自然實現。依照大資本吸收小資本的法則，巨量的國家資本必然節制私人資本。所以『節制資本』成了經濟的必然。國家資本發達了，還要走入鄉村，把農業工業化。這時一方面可以出現國營農場，一方面可以經濟地『平均地權』。民生主義遂實現了。中國於是達到蘇聯現在的狀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狀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狀態。這不證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嗎？這不證明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形態，即合於中國特殊的歷史

發展的共產主義嗎？於此足見由資本到社會這一階段任務亦是國民黨底任務。

那末共產黨有存在底必要嗎？沒有。在中國現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固然用不着共產黨；在中國將來由資本到社會的階段，同樣用不着共產黨。中國歷史有它自己的道路，它底特殊的發展過程，與歐美各國不同。這不僅中國爲然，亞洲很多後進國亦然。所以說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就應有一個共產黨，完全是機械論的見地，並不正確。

因爲這樣，可見孫中山先生底容共，讓它獨立存在，不是絕對的真理，乃是一時的政策。主義不變，政策可以隨環境而不同。因此，一九二七年底清共，不能用從前的政策來作反對的理由。同樣，今天我們主張消共，把共產黨消解於國民黨中，亦不能用從前的政策來作反對的理由。共產黨自己底政策在這幾十年中可以隨時變化，甚至可以由右端變到左端，又由左端變到右端，爲甚麼一定國民黨永遠實行十幾年前的政策？這除了容共對於共產黨有利益外別無理由。

毛澤東說共產黨從前打倒國民黨是對的，現在投降國民黨也是對的，那末我可以說：我從前贊成國民黨容共是對的，現在主張國民黨消共也是對的。這一點也不違反孫中山先生底意見。老實說，共產黨現在不僅沒有特殊的任務，而且

沒有特殊的理論。它底共產主義就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它底相信共產主義和它底求容於國民黨以及它底存在根據都要從孫中山先生底講演中去找尋理由，不就是它失掉了存在必要的證明嗎？這是中國現在的歷史階段使然的，並非偶然。

中國不需要共產黨存在，那末它就是『有十七年奮鬥底革命歷史，有數十萬黨員（？），有久經戰鬥的堅強組織，有爲主義爲黨爲革命爲中國人民解放和爲全人類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奮鬥的領導和幹部』，亦必有瓦解之一日。歷史上失敗了多少同樣的運動和同樣的黨派啊！假如你要因此勉強存在，至多亦不過使中國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發生困難而已。但從統一之行將澈底完成的趨勢看來歷史亦能戰勝困難，完成它的發展。如果你不相信，我可給你舉兩個例子。現在的共產黨遠不及其在國民革命時代之有勢力，同樣亦遠不及其在江西時代之有勢力。然而結果如何呢？歷史不需要它，只有次第消滅。所以一九二七年底『非資本主義路線』之失敗和鬧了八九年的『紅軍蘇維埃』運動之崩潰，並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的原因。人力沒有扭轉歷史車輪和跳躍歷史階段的作用。

題目 人瑞鳳 太陽海 景畫幅 敦六風 靜波平 萬象鮮，那堪
烈日據中天；公朝早見商羊舞，應有甘露壓毒炎。

從國際紛亂中得到的教訓

張彝鼎

當前國際局面，可以說是集紛亂的大成。從種族偏見說，歐洲的反猶太運動，又在盛行，報載維也納的挺進隊正強迫猶太人作清道夫，練習練習勞苦的生活。從主義的鬥爭說，最激烈的莫過於西班牙的內戰，這將近兩年的內戰，用盡了種種殘酷的殺人方法。從國際政治說，國聯所代表的集體的安全制度，勢力日孤，幾乎有岌岌不可終日的形勢。美國一面就在政治問題上和國聯不合作，英國現又退守孤立，從前反對國聯最厲害的蘇聯，現在反成了國聯的柱石。集體安全制度，既然成了具文，其次，祇好各國各自講求自身安全的方法。要自己的安全有保障，第一是擴充軍備，倘武力能勝過其他一切的國家，自然可有恃無恐。軍備以外，便是經濟自的自給足，要完全自給自足，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的，現在各國所推行的是相當的經濟自給。已有的資源，儘量開放；缺乏的原料，儘量尋替代品；沒有辦法的，預先儘量購儲。此外各國一方面尋求與國增加安全的保障，一方面又和可能的敵國妥協，減少衝突的危險。在此各國徬徨歧路，猶豫不決的時候，對現狀不滿的國家，便大刀闊斧的向前邁進，拾取便宜，這便是現時國際紛亂的大概。

在這個大混亂的局面中，國力充實的自較國力虛弱的佔優勢；有充分準備的比沒有準備的討便宜；舉國一致的比內部不安的要穩固的多，科學昌明，工業發達的要比科學工業落後的有辦法。我國在這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大混亂局面中，又加上敵人舉國力量的壓迫，祇有在艱苦奮鬥中求生路。求生存。同時我們在此紛亂局面中，也應該得到一些具體的教訓。現在擇要寫幾件事如下。

一、抗戰到底。我們蘊藏的力量比敵人大，我們發動的力量比敵人弱。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蘊藏的力量變成動的力量？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繼續抗戰，提高抗敵的情緒，造成普遍抗敵的風氣。愈抗戰，我們的人力物力的補充愈比敵人的充實，敵人愈打愈弱，我們愈打愈強，就是這個道理。單純拿兩國的國力比較賽，持久下去，最後的勝利，已經屬於我們了。

二、團結到底。我們現在必須澈底認識民族國家的存亡是高於一切的。內部一切不必要的摩擦，必須盡力避免。友邦的同情和好意，我們非常感激，也願拿同情和好意相答報。但朋友終是朋友，不是自己；友邦也終是友邦，不是自

己的祖國。祖國的生存第一，是天經地義，應該很深刻的印在我們的腦海中。我們要團結，自須擁護政府，擁護領袖，擁護我國建國的三民主義和抗戰的國策。團結有了中心，自然更能堅固。

三、努力建國。前方的抗戰現已逐漸好轉，如何鞏固此勝利的局勢，必須後方加倍努力。努力建國，就是充實抗戰力量的最好方法。我們要建立起國家重工業的基礎，我們要普遍的發達輕工業和手工業；我們要改進農業，減除農民的痛苦；我們要開發後方交通；我們要穩定金融；我們要安定社會的秩序調和勞資的衝突；我們要剷除貪官污吏，建設真正廉潔的政府；我們要依據三民主義，建國大綱，把國家引上軌道，樹立國家百年的基礎。這些很繁重的責任，要在前方抗戰勝利期內，後方加緊努力完成。

四、提倡科學。現在的世界，究竟是一個科學的世界。軍事力量的基礎是科學；經濟力量的基礎是科學；其他政治社會種種方面的基礎又何嘗不是科學？北伐以來十年之內，我政府對提倡科學的努力，殊嫌不夠，這是亟應努力矯正的。同時我們對於這一點少數的在科學上有成就，和受過科學上精深訓練的人才，應十分珍惜，十分愛護，充分給予他們在科學上繼續努力的機會，使他們精神和力量不浪費，加倍的為國家努力。並選擇優秀的青年學子，廣事培植，使科學界的繼起者比現在一般人的成績更好更偉大，以樹立我國科學百年的基礎。至於一般社會上的科學化運動，也是一種

很重要的工作。

五、在和建國運動相融洽的範圍內，提倡固有道德。在抗戰和建國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了人的問題。如果沒有好的人去負責，一切的計劃方案都是白費的。道德的提倡，非常緊要。各國因為特殊國情的不同，各有他們所認為最高尚的道德。我國有我國的環境，自有適宜我國環境的道德。過去幾百年來，因為士大夫口是心非，談的太多，做的太少，所以道德變成老生常談，這是過去的不好，並非事實上不需要道德。這一點應該認識清楚。蔣委員長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的確是一個極重要的項目。

以上所舉數點，都是抗戰期中的重要工作，不可忽略的。在整個戰爭上，前後方是並重的；在現今國際混亂局面中，我們尤應自己站得住腳，這是我們應得的教訓，所以上述的五點中，如抗戰必須有抗戰到底的決心；要團結必須有澈底團結的精神；後方建國政策的推行，是充實抗戰力量的基礎；科學是一切的根本，科學方面要迎頭趕上別人，是總理的遺訓，所以在科學方面努力，也是後方重要工作之一；至於人的問題，是前後方一齊注意的，總理在日，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近年來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都是着重這一點。我們如果對這些能樣樣注意，事事做到，我們先把自己弄好，自己有所把握，勿論現在的國難，不能夠阻礙我們的前進，就是任何再大再嚴重的國難，也不能阻止我們的復興。總理說：「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一切要從自己做起，自己有所把握，什麼都不必畏懼了。

對倭勝利決操左券

龔德柏

吾人素來主張，中國對倭，不戰則已，戰則必勝。一輩認輸主義者，或準漢奸之流，對於吾人主張則素來非笑鄙視，至目吾人爲瘋狂，爲神經病。吾人在事實未證明以前，對於此種非笑鄙視，亦只有以非笑鄙視對之而已。蘆溝橋事變起後，中央宣傳部每日約集各報記者，在新聞學會聚談，交換意見，吾人仍主張中國必勝。在座同人，非緘默卽非笑。

有某記者問邵部長力子曰：「甲午中日戰爭時，亦有主張中國必勝者乎？」邵答曰：「多極了」。某記者又曰：「然則可與龔先生議論先後輝映，龔先生亦不愧古人矣」。余答之曰：「我之必勝論，係根據統計，與空言不同。若中國不問戰場勝敗，只須戰至兩年，日本若不倒潰，我願自殺，將頭交君等，由君等懸挂示衆」。衆亦默然。余知士大夫階級之恐日病，已入膏肓，故著中國必勝論，以發揮吾人必勝理論。待至南京失陷之際，余亦來武漢，某日某君宴會，有全國馳君之某大記者在座，談及余之中國必勝論，某名記者謂「現在已無必要」，余答以「仍係天經地義，絕不致有誤」，因人多未便多談，卽各緘默。由上述各種情況觀之，所謂士大夫階級，大多數自始卽不認中國有戰勝倭寇之可能。然南京失陷，迄

今已一百多日矣，中國不特未被倭寇征服，而倭寇在戰場所收戰果，亦微微不足道。淮南大敗之後，不能不由固鎮撤退，至今仍不敢越淮北進。晉南寇敵，在同蒲路雖略有進展，然遇我軍之側面攻擊，今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大有全滅之虞。尤以魯南臨沂方面，敵軍二萬人，被我殲滅；李司令長官宗仁向各方面通電報捷，不特爲中倭開戰以來所僅見，亦爲倭寇對外戰爭空前之大敗。尤奇特者，敵軍爲精銳之板垣第五師團，及其他一部；我方則爲張自忠龐炳勳兩部，軍械精劣之相差，有如天淵，而中國竟能獲此大勝，足爲精神勝過物質之明證。中國得此大勝後，不特增加前線鬥士之奮勇，對於後方士大夫之認輸心理，亦有重大之改造，或者此後對於倭寇不致再抱無理性之恐懼也。

舊小說隋唐演義，述程咬金夢中得仙人傳授板斧，僅傳至三斧，卽被驚醒，故程以後與人交戰，最初三板斧猛勇異常，不論任何名將，皆難抵當，待至第四板斧，則毫無能力，只有任對方攻擊耳。故知程咬金三板斧之能者，只須避開最初之三板斧，則未有不獲勝利者。吾人對於敵人之作戰能力，常譬之爲程咬金三板斧，在開戰之初，敵人發軍其戰鬥

能力，必至驚人程度。蓋其國民性勇於奮鬥，其軍閥經數十年之豫備，又在中國有種種政治上軍事上之優越地位，一旦發動，其鋒殊不可當。而中國方面，處防守地位，戰線數千里，殆有防不勝防之苦，敵人可以任擇最弱一點而攻擊之，一點突破，全局瓦解，故最初數月之戰鬥，不論如何，中國決無獲勝之理。蓋數千年之戰爭史，從無處被動地位者佔勝利之例也。故吾人數年來一貫之主張，中國不戰則已，如對倭開戰，則非持久不可，若只戰之數月，即行屈服，則不如自始不戰，蓋恐稍受挫折即屈服求和，正適合程咬金三板斧之戰鬥能力也。若行持久抗戰，敵人必佔我巨大土地，反使彼我異位，即從前我處被動地位，對於敵人，有防不勝防之苦，敵人可以任意攻擊，而使我潰敗；此後則敵人處被動地位，處處須防我進攻，消耗兵力甚鉅，不特軍費支用浩大，財政上不堪負擔，而能用於作戰之兵力反甚有限，中國可以任擇一點而攻擊之，使敵疲於奔命。加以敵人國民性缺乏堅忍能力，戰爭延長，講和無期，敵軍士兵不特憂慮其家庭之窮狀，且對國家前途亦陷於絕對悲觀，士氣墮壞，則其戰鬥力消失，是則等於程咬金三板斧之後，而陷於絕無能力之狀態，任敵人攻擊矣。世人若明瞭此種情形，則對於倭寇絕無恐懼之必要也。

中倭戰鬥已八個月，敵人佔我河北，察哈爾，綏遠之全部，山東山西之大部，與江蘇安徽浙江之一部。在被佔地之人民，固甚痛苦，然由整個國家言之，吾人不特不應悲觀，

且應樂觀，苟一考敵人在佔領地內之情形，方知吾人所見之不誤。即察哈爾綏遠兩省，遠在邊陲，人口稀少，在理當難予敵人重大困難。然綏西有門炳岳之騎兵師，與馬占山之挺進軍，從前因力量薄弱，尚無動作，今則已開始活動，向敵人進攻，報紙屢傳其勝利之消息矣。至於平綏路沿線，在理敵人應有絕對之支配力量；然除鐵路外，兩傍地帶，盡係中國游擊隊活動範圍敵人之鐵路員工，於執行職務時，皆須帶槍自衛，且時有被殺之事。是敵人在鐵路地帶亦無法控制，而況鐵路線以外乎？至於河北省，係寇敵所製造之傀儡政府及寇軍大本營所在地，且大部分係平原曠野，寇敵之大砲，坦克車，飛機，可以自由使用，在理應維持良好之秩序。然平津近郊，時有我游擊隊之活動，中外報紙屢有傳述，最初即吾人亦頗懷疑，游擊隊勢力何以如此之大。然世界有名之路透電，素有信用，苟非極正確之消息，絕不傳述，已久為世人所信仰。據三月十七日路透社北平電報，則謂平漢鐵路，經游擊隊之襲擊，已不能向南輸送軍需品，其運往晉南豫北之軍需品，皆須經由平綏鐵路，由大同至太原之公路輸送。該電並謂日軍北平發言人稱：『若將晉南之華軍擊退，則游擊隊之活動將減少，但事實上恐不如此』云云。（此消息曾登載三月十八日漢口各報）由此觀之，寇敵在某大本營之傍，亦無法維持秩序，則河北省雖謂為仍在中國手中，亦不過過，僅中國合法權力無法行使耳。山西省為黃河以北戰路上要地，寇敵曾以極大兵力，向該省長期進攻。而大同至太

原之公路，寇敵視爲供給晉南寇軍之惟一輸送路線，然該公路之兩傍山地，在我游擊隊手中，固不待言，即該公路亦時被游擊隊控制，據三月十三日倭寇東京廣播云：

二月廿二日，『我』軍一小部，在忻縣附近，爲一「匪」約四百名襲擊，『我』軍死亡十八人，所有交通機關，均爲『敵』所破壞，不能與『友軍』取得聯絡，擬歸還太原，廿三日，在距太原四十三公里某處，又與「共匪」數百遭遇，『我』以衆寡莫『敵』，仍退守忻縣，等待援軍，迄本月八日，始與『友軍』取得聯絡將該敵殲滅云云。

此係敵人自己之廣播，絕非他人之惡意宣傳，是同蒲路經過之要地，雖太原不過五十公里之忻縣，尙被我游擊隊包圍達半月以上，始勉強解圍，足證敵人控制山西之能力矣。晉南同蒲路沿線，一月來雖爲敵人以大兵攻佔，然中國在山西之部隊，不特未渡河南退，且由南岸渡過生力軍，向北反攻。而同蒲路兩傍，盡係山地，我軍以此爲根據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敵人交通路斷絕，所有接濟，皆恃飛機輸送，其窘狀可見一斑。日前潼關一帶之隴海鐵路，每日被敵砲擊，今則威脅隴海路之敵已北退，而該路安全行車矣。據閻令司長官十八日報告軍情電云：

此間自變更戰略後，其覺有效，每日傷亡敵人四五百名千餘名不等，全體軍官均感到運動戰制敵有辦法，我亦由西而東，由南而北，決不脫離本戰區，全區兵力尙有××萬人，發動民衆亦甚容易，我對前途絕對樂觀

觀，惟敵人到處焚燒淫殺，人民苦矣只有咬牙奮鬥也。

中國報紙披露戰區司令長官報告戰情之原電，除平型關殲敵外，此爲第二次，足見形勢之樂觀也。現敵人對於晉南，欲將中國軍隊肅清，殊無此種能力，而不肅清，則敵軍終必被我消滅，故現在之山西雖謂仍係中國所有，決非過言。中國只須保有山西，則恢復河北殊非難事，敵人時時受我威脅，殊不能高枕而臥也。至於山東，雖黃河以北各縣，目前比較平靜，然我游擊隊之勢力，不久即可攻入。黃河以南，敵人現正以全力進攻，然右翼受重大之打擊，幾於全軍覆沒，左翼毫無進展；惟中路沿鐵路，雖略有進展，然受我右翼之威脅，殊難如意。吾人茲退萬步言之，假定敵入中路能攻下徐州，然我右翼部隊，決不撤退，將來以山東南部山岳地帶爲根據，與敵人行游擊之戰爭，敵人非有大量兵力，殊難維持鐵路線之交通，是以敵入欲向河南進展，決難如意。至於皖北，自敵入由淮北敗退後，現已一籌莫展，江南戰事，敵亦疲於奔命，欲求進展，殊非現在兵力所能奏效也。

由現在各戰場形勢觀之，敵軍敗勢已甚顯明，而其戰鬥能力亦日低下，以板垣師團之精銳部隊，竟敗於舊式軍隊張自忠等之手，殊使敵人之聲威掃地無存。中國軍隊得此勝利後，各路士氣必爲之大振。以士氣旺盛之我軍，擊士氣墮壞之寇敵，最後勝利，必屬於我。而況寇軍即令戰勝，亦將因財政破產，資源斷絕，而終歸失敗乎？故目前狀態。可謂勝敗之數已決，患恐倭病者，至此殊應全愈也。

日本政治之危機

胡澤吾

日本資本主義是從幾個大的戰爭裏成長起來的：如甲午之戰，獲得中國的賠款而奠定了它的幣制基礎，並獲得對中國通商的自由；日俄之戰攫取了朝鮮半島及「滿洲」的特權；歐洲大戰則又奪得德國在遠東的殖民地並增高其國際地位；九一八事件於一年之間強占了中國的東四省，這些僥倖的成功，使日本帝國主義者養成了它的歷史的好戰性。

經濟的集中表現為政治，因而日本國家的政治機構及政治行為，必然要適應它的資本主義的好戰性及侵略性的需要而發展着！

表面上日本也是個憲政國家，但是它的憲政缺乏充分的民主主義的洗禮，因而它的憲政的基礎非常薄弱！最顯著的事例，即其議會權能的狹小，責任政治意義的模糊以及軍令權與軍政權的限界不明等等，使其憲政在一個短短的發展過程中而早熟！

話雖如此，日本政黨在近代的政治史中，也曾大顯過身手，與保守主義乃至反動主義者相肉搏，而自登於政治的舞臺，那便是所謂「政黨政治時代」。不過，日本資本主義比較落後而脆弱，在其發軔之始，即與保守主義者保持着相當的

妥協，所以政黨的中途活躍，只能把握住政治中心於一時，不久便歸於幻滅！而且政黨一經失了腳，若是沒有深厚的民主政治的基礎，自身即不免於恍惚與動搖。

歐洲大戰中一時的繁榮，使它織入國際政治的波動裏；世界文化的洪流，顛搖了它的傳統的政治政策，而政黨也就開始在蛻變。一九二四年治安維持法的通過，使它開始無情的煩惱。

日本政治原來是由軍部政黨官僚三大勢力支配着。它們相互角逐領導權，演現了種種政治上的醜態！軍部為實力的把持者，官僚為行政系統的操縱者，政黨則假議會為地盤；彼此互爭雄長。而所謂元老隱約間立於指導地位保持着政治上的平衡。可是近年日本政治支配勢力的比以前然變易了！

九一八事變軍部燃起侵略中國的烽火，因為一時軍事上的僥倖，軍部乃以不可必的幻想誘惑一般煩悶中的國民；同時，以地位趨使官僚，以威力壓抑政黨，使政治日益法西斯化！

五一五事件犬養被殺，這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法西斯直接行動的開始。這時，軟弱的政黨雖不敢反擊軍部，但可

拖着官僚洩洩隔壁氣；而老成持重的元老亦以政治右傾激變的可慮，於是有所謂中間內閣的出現，謀得政治上急變的暫時緩和。

偽滿的成立，軍部集中全力於所謂開發問題，又唯恐一般國民對於軍部政策的忽視，乃又提出所謂「國體明徵」的口號，積極鼓吹日本政治及社會思想的復古，拚命的打擊自由主義者，爲了這一問題在議會裏及出版界鬧了一兩年之久，許多憲法及政治的著作被查禁了。這時，受壓而幾於窒息的政黨，以爲卽此可以喘喘氣，不約而同的爭相應於國體明徵運動；投鼠而不知忌器，無形中實足以助長法西斯政治的抬頭。

軍部做過這番所謂思想運動以後，自以爲博得國民同情，乃期一舉而變革現實政治機構，以造成自居絕對領導的地位，那便是所謂二二六事件的爆發。這一非法事變較之德國焚毀國會及墨東里尼羅馬進軍還要顯得突兀，使日本政黨及元老重臣等等既成勢力，駭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然而他們明白這樣縱容下去，自己的地位會化爲烏有！於是揭起肅軍的旗幟鎮壓這一暴動，暴動是平伏了，然而從此却深埋了政治的禍根！

軍部叫取消「政黨政治」，政黨及議會一天天的末落；他面，政黨中的上層份子及元老重臣輩又在協商如何對法西斯主義者施行抑制及牽就的方策；而各既成政黨中則又含有相反的勢力；或是主張打破現狀，或是主張維持現狀，各政黨

勢將醞釀分化，這種混沌慘澹的局面，卽是顯示日本政治危機四伏！

現在日本對華侵略戰已展開了半年以上，它的社會內部發生些什麼變化？社會關係起了什麼轉變？它的政治危機又演進到了什麼程度？

隨着戰爭的發展，軍需工業必然的發展起來，凡是和軍需工業有關的資本家，自然從戰爭的消耗中獲得很大的利潤；另外有些投機業者也可依操縱而取得戰時暴利。祇有一般對外輸出業者及在華投資者，因爲歐美抵制日貨運動的澎湃及中國焦土抗戰政策的實施，使得他們受了嚴重的打擊！這種資本家間不平衡的發展，實反映成這次議會中的大紛亂！

破落的農村爲了戰時徵發，勞動力必然不足，而金融亦欠流通；加以肥料缺乏等等，農業生產力必大見低落而農民亦必日見貧乏。反之：大都市裏盲目的小市民，在軍需景氣下一時或可稍沾餘惠，加以昧於對華戰事的表面勝利，不免流於狂歡！如此，似又易激起社會的騷動！

重工業的勞●者爲了技術的熟練、待遇是提高了！反之，輕工業的勞●者，爲了生產力限制及物價高漲，或者失業或者實質工資減低，這種勞●者間地位的不平，也是社會騷動的一個因子。

但是侵略狂戰爭的軍閥對於這些，實視若無睹！仍然把日本政治加速的向着擴大戰爭的火坑裏推進！

這次議會中內閣提出總動員法案，它的內容惜無原文可

看，想不外：(一)進出口貿易的統制，(二)外匯的統制，(三)電力的統制，(四)一般工業生產的統制，(五)糧食的統制，(六)石油鋼鐵及一般工業原料品的統制，(七)勞工的統制，(八)言論集會及結社的統制。這一法案當然是軍部的主動，想拿它來脅迫議會承認，以包括的委任權的形式渡讓與政治經濟的獨裁乃至思想的獨裁，一舉而將議會的立法權剝奪盡淨，這當非政黨所能容認！所以民政黨乃聯合政友會起作反對，其理由：(一)此項法律違背憲法，(二)此際國內必須保持激昂之民氣，今若頒佈此法，勢將引起國內之嚴重衝突而使一般人民危懼，(三)此法案仿效歐美戰時法制，而目前日本尙未至戰時狀態。實在這些說話，不過是表面理由。真實原因乃在於政黨與軍部政策上的矛盾。所謂統制往往包括所謂國營問題，例如電力統制即是電力國營，這一提案日本在一年以前已開始喧鬧！若送電業資本全歸國家資本收買，當然要引起中小電業資本家的反對；在至於發電業方面若加以合併而大企業者間又各有勢力範圍，殊難得一公平分配的方案，所以這一法案提出後，日本電業資本家收買議員起作反對，已是公開的祕密。該法案其他部門，或則影響某種企業家的利益，或則剝奪議會本身的機能，政民兩黨大部議員羣起力爭，這也理所當然！

同時，政黨向政府質問戰爭與事件二語的區別何在？這固然是借口出水，可是政黨對於戰爭的繼續開始焦燥的神情，亦不難於言外得之！然而，日本政黨是沒出息的，不敢根

本反對侵略戰爭，祇是就動員法案在那裏爭論，這也是不澈底的辦法。軍部爲了貫徹主張，竟在開始威脅的嘗試！二月十七日有埼玉縣護國團團員三百人到東京請願取消一切政黨，組織所謂國民陣線；同時整隊進占政民兩黨本部，形勢洶洶，大有暴動的模樣；他面，又有所謂防共團遊行示威，這幾是二一六事變的前兆！此外，左翼方面也有人結隊遊行，其口號不外反對獨裁或是保障人民財產之自由等，這種針鋒相對的陣容，其情形較之二一六時當更爲複雜！

黨部受了攻擊，議員受了毆辱，政黨豈肯罷休！右翼份子要求取銷既成政黨，組織新的統一黨；換句話說，這就是解消政黨與政府的異同性，而使會員變爲骷髏死骨！所以政民兩黨大部議員，不拘議事規則，不守議場禮貌，紛紛以維持東京治安之責問信於內長末次，怒罵怨責，秩序紊亂，直使神聖的立法院，頓成雜要的「大世界」！這一衝突不可看成單純的議員洩憤，乃是政黨與軍部官僚的矛盾及資本家間內在矛盾的反映；對末次內長地位的責難，又是問信於整個內閣的先聲！

然而轉過頭來看看政黨這方面的陣容如何呢？民政黨因右翼勢力的橫行及軍部所加無理的壓迫，正在理直氣壯的開着院內會議反對所謂總動員法案，這就是給取消政黨運動的還擊，也是給軍部的一個答覆。不圖政友會方面亦召開黨員大會，竟有一隊黨員主張解散政友會而合併於正在計劃中的統一組織。現在日本議員中的議席，沒有一個占絕對多數的

黨，而且在戰事擴大軍部氣燄萬丈的今日，非兩大政黨聯合一致不足以言對抗議會外的新興勢力。可是政友會內部有如此敗類，使多數黨的民政黨不得不為之寒心。此外位於兩大政黨中間地帶而能權衡輕重的社會大眾黨，竟公然宣言讚助政府總動員法案，這也足以牽制政黨的反擊力；這分明是社會大眾黨的幹部及一部議員也法西斯化了。過去該黨對於政府的統制方案若有何讚意，只是依談話的形式而暗示之，現在公然出之於宣言；百尺桿頭更進一步，於此概可想見！

社會大眾黨宣言讚助總動員法案了，而黨首安部也一樣被毆，這似乎迷離恍惚，令人莫明其妙！其實，這也簡單：安部是個比較和平的人，且在社會大眾黨中是個空洞的名義並不握有實力，他個人看着右翼份子的猖狂，自然不免於客

觀的批評，觸怒了偏狹的右翼份子，其遭毆辱亦意中事！政黨間既有上述牽扯，雖然激於氣憤而反攻，圍繞總動員法案而爭論，雖然議員的安全及黨部的存在都發生了問題，但沒有立即提出不信任政府案；祇以延緩審議政府所提之法案而作為報復手段；但這太消極了，並沒有積極的效用。將來是糾紛擴大呢？還是政府屈服？還是修正總動員法案或彈劾末次個人而作為了結呢？這都是看近衛的運用及右翼份子的動態而定。

總之：現在日本的政治是法西斯主義者跳梁，政黨對於現政府的統制方策未盡同意，而政黨間的分化作用及新黨運動又在積極醞釀中，社會變為騷動化；是混沌，是火山快要爆發噴煙口！日本政治一天天的走上奔潰的途程！

前
第六卷 第九期 旬刊

| | |
|------------------------------|-----|
| 維袖抗戰言論要旨..... | 文濤 |
| 關於一黨專政的談話..... | 葉青 |
| 四個「一個」加六個「到底」 必得十分勝利..... | 張九如 |
| 民族主義運動與中國革命..... | 劉炳黎 |

定價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六角 分
編輯兼發行處 武昌昌涵宮五十六號
電話 四一零九二
總經理處 漢口武昌昌涵宮中華圖書公司
漢口武昌昌涵宮中華圖書公司

太平洋四周的備戰

馬季廉

中日戰爭日趨嚴重擴大，太平洋四周的列強也莫不爭先恐後的積極備戰了。原因很簡單，就是日本於征服中國之後，必然的要次第推進其「南進政策」，田中義一的密奏說得明白：「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暴日現在正向「征服」中國的途徑邁進，對英美各國在華利益不斷給予嚴重打擊。如果中國完全被他「征服」，必然的要向印度南洋實現其「畏我敬我」的「鴻圖」。日寇在侵略我國的進程中，時刻刻準備着應付更強大的假想敵人。像最近日寇計劃要建四萬五千噸及裝置十六吋口徑大砲的巨艦，及制定戰時總動員法案，都是準備實行更廣大的侵略，應付更嚴重的巨變。一月十九日報載，據法國名記者巴爾杜在時報發表，「德日兩國所訂立之反共協定，載有祕密條款，規定德國在遠東方面之舊有屬地，凡經劃歸日本委任統治者，德國不再要求歸還。但以日政府所規定之大規模南進計劃一旦實現之後，即與德國互分荷屬東印度各島，作為交換條件。」換言之，荷

蘭在各該島所慘淡經營的煤油礦與樹膠業，當由德日兩國互相分配。這種傳說絕不是空穴來風。一月二十二日載巴黎海通電，說日本近來積極逼遷政府拉攏，已經引起法國方面的極度不安。日寇本擬在廣州沿海調遣軍隊向我國進攻，因為恐怕與英國發生直接衝突，所以暫時改變方針。但是日寇飛機幾次侵入香港領空，這無異向英人挑戰。日本著名月刊「日出」舉行的軍人座談會，討論英日開戰的可能，更公然主張排斥英國離開遠東。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較其他各國都大，若日本排斥英國成功，其他列強自將「畏」日「敬」日，相率離開遠東及太平洋了。

反之，太平洋四周的列強因為「畏」日，遂不能不積極從事戰備了。各國備戰情況可分下列幾點來說明。

第一，英法遠東艦隊決取聯絡行動。日本與暹羅的親善，本非一日，如暹羅在日本定造軍艦及派遣人員赴日學習陸軍或海軍，都是有重大意義，日本擬與暹羅協同開鑿克拉（Cra）運河，傳說已經很久。凡稍明瞭太平洋形勢的，都知道這個運河若果開鑿成功，英國努力經營的新加坡海空軍根據地，將要失了功用。歐洲與遠東的交通孔道，將受日本的

控制。而印度及荷屬各地皆將感受日本的威脅。最近巴黎盛傳日本積極拉攏暹羅，法國政界極度不安。傳說英法遠東艦隊已決定互助聯絡，對新加坡與西貢兩海軍根據地尤為注意。法國并計劃將海防港也改為海軍根據地。

第二，英荷在遠東的關係。當一月十七日法報傳出日德訂有瓜分荷屬東印度協定的驚人消息後，十八日晚荷蘭駐英公使史蒂倫在英國王家帝國協會演說，言及英荷在東印度羣島的共同關係有云：「吾人屋頂如被雨水透濕，則君等旁屋亦將漏雨。」又謂「但保護吾人在東印度羣島之文化成就，固吾人之共同責任也。惟吾人不因恃長兄之援助，而自耽安逸，吾人現已醒悟，方從事大犧牲以衛吾廬。」英荷在遠東的合作，將毫無疑問。

第三，新加坡英海軍大演習及軍港落成。英國對於香港防務業已一再增強。最近并傳要募款三百萬元，在九龍新界修築砲台以增厚防禦力量。蘇俄真理報一月十八日發表「香港已受日本危害」一文，謂「近數月來，日本海軍空軍屢次侵犯英國領土權利，表示雲纏已環繞香港，而日本將似迅雷，於不可預料時機，攻擊英國領域。」英國當然也料到日本這種詭計，故積極從事軍事準備。其重要象徵就是英國海軍定於二月二日至五日在新加坡一帶舉行空前未有的大演習。其主要目的在「多方試驗防禦工事之效力」。同時并「舉行遠地發令之空軍動員演習」。自一九二三年開始建築之新加坡軍港，經十七年的努力，近始完成，定二月二十四日舉行

開港典禮。美國巡洋艦四艘屆時亦將前往參加。法艦亦有參加之說。美國的參加各方認為意義非常重大。一月十四日倫敦泰晤士報載稱，「一般人士皆認新加坡海軍根據地為英國對日本爭取遠東霸權之答覆。」又謂：「使美艦得利用新加坡海軍根據地，實足增高美艦軍略上之效用至絕大程度。美政府將以夏威夷珍珠港之便利給與英國以報答之。」紐約美國人報謂：「日本如強圖與英國或美國開戰，英美已決以共同行動對付之。」又謂美國軍艦之參加新加坡軍港落成典禮，「實為英美海軍合作之一種明徵。」英國海軍界亦認美艦之參加，「足以表示英美兩國保有聯帶一致關係，則係實在情形。」法國右派清議報駐倫敦訪員蒲德祿亦謂：「至於美國巡洋艦四艘參加新加坡海軍根據地落成典禮一舉而言，適與美國艦隊各巨型軍艦在火奴魯魯洋面巡弋一事同時發生，此其意義甚為重大，較之純粹表示聯帶關係尤進一步。或即係盎格魯撒克遜兩大民族合作之發端，暨英國海軍根據地所結成之聯鎖，延長至太平洋彼端之先聲，均未可必也。」美國軍艦參加新加坡軍港落成典禮意義的重大，已成公論。

第四，美國海軍大演習與積極造艦。美國海軍重轟炸機十八架，於一月十九日自加州出發，二十日飛抵珍珠港。今後將再有四十二架飛往該島增防。美國并定自三月十四日起舉行歷史上最大之演習，以試驗長四千三百二十二英里防禦綫之力量。此一防綫，北起北冰洋，南至赤道。太平洋中多數小島，皆將用作空軍根據地。假想敵人是誰，可以不言而喻。

喻。美國總統刻正草擬國會咨文，向議員說美國不能不大事擴軍，建造三萬噸以上軍艦之理由。一月二十九日報載倫敦每日電訊報稱，英美對於兩國海軍政策曾經詳為商及。關於一旦對日本實行封鎖時，即以夏威夷，巴拿馬運河及新加坡等地為根據地等計劃，也曾作原則上的討論，惟詳細內容尚未決定。此項消息若與上述美艦參加新加坡軍港落成典禮及美國以夏威夷軍港之便利給予英國海軍之說相印證，英美攜手應付日本侵略，大概已經成為事實。

第五，蘇聯加強遠東軍備。一月二十四日香港路透社電說，據近由蘇聯遠東區域遊歷歸來的某西人在英文「中國郵報」發表文章，就蘇聯大量新飛機及潛水艇皆正在建造中。沿海各省皆已完成戰時準備。僅海參崴一地，潛艇集中即在百艘以上。且尚有潛艇材料陸續運往海參崴準備應用。潛艇飛機幾乎每日都在舉行海戰演習。另傳蘇俄在偽滿邊境擴築陣地，增兵九師，外附飛機一千五百架。并向美國定購大批軍用材料，特別商定資金通融辦法。更傳美國今春舉行海軍大演習可以借用蘇俄遠東根據地。蘇俄軍事委員會主席佛羅希洛夫近傳將來遠東視察紅軍演習及外蒙邊境區域。蘇俄在遠東海陸軍活動的結果，已令暴日極感不安，深恐蘇俄將參加遠東的戰爭。

歸納上面的分析，日本依賴有日德防共協定，德國可以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

為之聲援，英美對於日本在中國的暴行，沒有積極干涉的意向，故敢橫衝直撞，毫無顧忌。殊不知道英國再三聲明絕不輕易放棄在遠東的利益，美國再三聲明絕不承認以武力侵略所造成的任何非法情勢。英美所以向未有更強硬的表示者，大半因為日本尚未侵害到英美的重大利益，與英美的合作制止侵略運動尚未成熟。自今以後，英美大概要採取共同行動來應付遠東問題了。一月二十三日倫敦星期泰晤士報載稱：

「日後英美兩國倘與日本發生戰爭危險，則新加坡防禦工事不但有益於英國，抑且有益於美國。」又謂：「抑惟有英美兩國聯合，方足以阻止戰爭，而發生實效。此後不問政治情形若何，英美兩國均準備協調行動，一經有所決定，言出必行。」英美合作殆已成爲事實。法荷兩國爲自己的利益計，爲世界和平計，自然要惟英美的馬首是瞻，而願附驥尾。至於蘇俄無論與英美合作與否，時時刻刻在準備着，只要敵人敢來進犯，即予以痛擊。若果能與英美諸國合作來應付太平洋的巨變，蘇俄的担子自然輕鬆了許多。在南太平洋有世界最大兩個海軍國家合作，在北方又有海陸空軍都很強大，而且直指日本腹心的蘇俄，在那裏乘機伺變。在亞洲大陸更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爲他們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竭全力在鬥爭着。暴日若果不及早覺悟，結果總是要葬埋在自己掘成的墳墓中的！

零售每冊價洋八分

寫給全國的青年們

李公衡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我是一個久經流落的青年，自從「九一八」以後，我便離開了我可愛的家鄉，開始了流亡的生活。在這流亡的期間，我參加過二十一年的南京大請願，以及劃時代的「一二九」——尤其是「一二九」以後的幾次示威遊行，南下宣傳，西山露營；等在集體的活動中，一面使我得着了許多寶貴的生活經驗，一面使我慶幸多數中國青年的自覺，勇敢，有為。甚至于我抗戰必勝的信念，都建築在我們熱誠救國的青年上。

自從蘆溝橋事變以後我流落的地方更多了，從北平，天津，煙台，濟南，南京，淮陰，金壇，武漢，九江，星子，現在又由武漢來到荊州（江陵），六個月的期間我幾乎踏遍了中原，我到處是懷着一裸熱烈的心，要找尋青年的同志，我希望在這神聖的抗戰的期間，中國青年有一翻轟轟烈烈的偉大建國表現——也就是偉大的抗戰力量，然而我們表現的竟非常的渺小啊！

固然，在八九月間的南京，平津同學會，曾努力要担負起救亡的使命，像趙啟海張瑞芝等領導的國防音樂廣播，國

難大戲，以及全體動員的防毒宣傳，一直到紅紙廊受訓，都不能否認中國青年是如何的關心他國家的危亡。

固然，在三個多月的上海抗戰期間，京滬同學曾經冒着槍林彈雨，組織戰地服務團，組織慰勞隊，尤其是上海的童子軍，那種堅苦卓絕的精神，的確也是支持抗戰一部很大的力量。

固然，在西安，在武漢，在長沙，以及全國名都市，有的担任宣傳，又的担任募捐，所表現的成績，也無不使人景佩。

但是，這些是否是偉大的建國抗戰的基礎呢？中國青年的智慧能力是否僅僅的能夠做這一點點呢？而做這些個工作的又是否是全國的青年呢？做這些工作的還恐怕是戰區流亡青年中千分萬分之一吧！

那麼，那些個中國青年在那裏？

在長沙，在西安，上課時候請教授談談時事，下課到閱報室裏長嘯短嘆，上焉者組織個研究會，音樂團，（還能一少部分宣傳募捐）下焉者談談天，繞繞彎。

在武漢，早晨起來，便忙着買報，看一看罵兩句，嘆一

口氣，走到交通路翻翻雜誌，遇到朋友，談談漢奸，民主，八路军，吃兩頓飯以後，仍然是馬路上「兜風」。（這當然不是全體，但這是大多數。）

青年的朋友啊！您們也許要罵我心直口快吧！然而這真是中國的危機啊！我們既然要担负起救亡的使命，便應當腳踏實地做一翻，祇是悲觀，傍徨是沒用的。我們應當找我們自己應當做的工作，而且要找切實的，有利於抗戰的工作。

也許有些人感覺到找工作太困難，不是怨政府不協助，便是怨社會太黑暗，惟有不肯怨自己無能力。親愛的青年朋友啊！您忘了中國是一個弱國嗎？您忘了中國正在極艱困中為求生存而鬥爭嗎？中國一切都如意的時候，是中國獨立自由的時候，是中國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的時候。青年的朋友！我們要有我們祖先開闢莫萊的精神，我們要有魯賓遜生存荒島的魄力！看！我們現在這美麗的中華，物產豐盈，河田綿繡，我們什麼不可創造！我們什麼不可建設！這樣遼闊廣大的領土，我們為什麼會找不着工作呢？

譬如就民族工業來說：打開最近流行的刊物，那一個不講：「這次敵人的封鎖海岸，是我們復興民族工業的機會」。但是自從我們上海和無錫的工廠損失以後，我們的民族工業還有多少？單就日用品來說：我們還有多少織布的紗廠？我們有沒有大的造紙廠？到今天我們縫衣服的針還多半是日本貨！以及我們全國村莊家家戶戶所用的煤油還都是舶來品。敵人封鎖我們海口已經三個多月了。洋貨已經好久不合我

們競爭了。而我們的民族工業，為什麼沒能夠興盛呢？中國的工業青年呢？我們是如何的慚愧啊！慚愧啊！試看歐戰時的德意志國防工業不是日有進步嗎？試看革命時代的蘇聯，工業建設，不是一日千里嗎？我們假如在抗戰這四箇月中，把民族工業振興起來，在內地設立了幾千個幾百個工場，還怕我們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嗎？中國青年啊！單就大學工學院畢業已經不在少數了！千萬人的智力為什麼不會發明一件國防的武器來，千萬人的能力為什麼不會合力經營一件出色的工業來。這是應當如何的自省啊！我幸從今天起在校讀書的朋友用一部份時間埋頭在實驗室裏吧！出校的同學做一點切實的工作吧！我們要在三個月間建立起三百個日用品的工場，表現我們中國青年的沉毅，偉大，朋友們我這話絕不是空想，我們只要注意蘇聯建國的榜樣，便覺得中國青年不這樣偉大的計劃一翻，不如此，切實的奮鬥一翻，中國便不會生存，中國也不配生存！或者有人覺得，振興工業，得需要資本，但是這又是普通的想法了，應當知道我們是非常時期，非常時期的一切，是死裏求生，無中求有，譬如我們祖先的發明羅盤針，需要資本嗎？我們祖先的發明印刷術，需要資本嗎？就是近代頗為一般青年所尊敬的杜重遠，他的肇新窯業工司，不也是兩手空空的經營起來嗎！「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青年朋友們做一個「有心人吧」！

講到民族工業，我還對共產黨有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我們希望他能夠解決嚴重的煤油問題。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

，便知道陝北是蘊藏着大量的煤油的。共產黨既然以艱苦奮鬥著名，便應當用艱苦奮鬥的精神，開闢延長的煤油，應當用半年的時間使陝西的煤油促供全國使用，甚至能飛耀在世界市場，壓倒「美孚行」。那才見出來，我們中國人的真精神，真魄力，朋友們：不要祇炫耀你們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了，拿出長征的精神來，抗戰建國，振興我們的民族工業！

青年的工作，除了振興工業而外！還有第二條路，便是到農村去。

但是到農村去，不要是「口號」，不要是「應景」，唱幾個歌！帖幾張標語，講幾次演，便算了事，我們應當停留在農村，幫助鄉鎮保甲長，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尤其是民衆教育，更惟有用我們知識青年來擔當，實在我們民衆的知識太差了，我記得我在金壇的時候，有一次到縣政府的幹部訓練班（訓練的是鄉長，保長，甲長）去講演，我問他們東

北四省是那一年丟掉的，他說是民國元年，我問他們東北四省是那幾省，他們有一個回答說：「是張學良省，宣統省：」像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實，真是舉不勝舉，又如我這

次由武漢來江陵，路過城臨機，藕池等地，還是歌舞昇平，淫靡滿耳，尤其是驚人的賭風，每一條街上，祇有三十夥以上的麻雀，爭吵，怒罵，國家危難到什麼程度，真是一點也不知道，後方如此，真使人感傷得落淚！青年的朋友啊！我們這無知的同胞，是如何的迫切的需要我們來教育啊！青年朋友們，我們應當從今天起，在二個月之內由我們來興辦二萬所民衆學校，我們要在教育民衆中把民衆組織起來，加強我們抗戰的力量！我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掃除了文盲，才表現我們民族的能力是驚天動地！

青年的朋友們，快快選擇我們奮鬥的道路吧！

掃蕩報

是抗戰輿論的中心
是戰時情報的總匯

歡迎訂閱

社址漢口

抗戰中的廣東

黃霖邨

去年八月十三敵人開始進攻上海，八月十八就派飛機去擾亂廣東。蔣委員長也曾說過「寧棄南京，不失廣東」的話。廣東地位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自從上海發生戰事以至陷落以來，我國和世界交通的咽喉，就從上海移到了珠江口；其次，因為珠江流域人民生性強悍，兩廣軍隊作戰力堅強的緣故，敵人一動手便立刻派大批飛機兵艦到廣東去。一則是企圖封鎖珠江，緊握這唯一的交通咽喉；二則是牽掣兩廣軍隊，不能源源北上，作射人射馬之計。戰爭以來，敵人在廣東丟下的炸彈，已不知凡幾，倫襲上陸，也數不清多少次了。然而至今廣東一切如故，除了三幾個孤懸海外的荒島之外，沒有失過寸土，廣九、粵漢、廣三、寧陽諸鐵路線，還是天天行車。敵機敵艦，屢受重創，補充替換，仍是無法登陸和斷絕我們水陸的交通。敵人既不能使廣東屈服，反之，他們的蛇鼠行徑，倒給廣東人一個瞧不起，他們的暴戾兇狠，倒加深了廣東

人的敵愾。以我在廣東七個月來的人觀察，我敢肯定的說，敵人在廣東是失敗了！

飛機轟炸不過如是

能登呂和蘭讓這兩隻航空母艦

，是長川泊在廣東海面的殺人魔怪。牠們有時候一起「行兇」，同時放出七八十隻飛機，佈滿全省。有時候分別「喘息」，讓旁的巡洋艦來「替工」，放幾隻水機，循例丟幾個彈。起初牠們泊在汕頭海面，後來移到中山縣的唐家灣，新會縣的崖門和廣州灣附近一帶海面，來去不定。廣州的市民半年來幾乎天天都聽到警報，每天八時以前，就聽到拉「嗚嗚」，已成了每日功課，難得有一天「放假」。有時連續幾天「放假」，廣州人便覺得太希罕了。

起初，廣東因為突如其來的受到這種打擊，不免稍呈紊亂。好好一個廣州市，走了一大半的人，在九、十月之間，敵機屢次入市，炸燬民房，屠殺市民，死的傷的，前後將有一千多人，如河南三聖社，

東華路，陳家祠等，是其較著的。粵漢沿線的江村、源潭、曲江等，被炸的民房更多。後來當局加緊武裝設備，高射炮遍佈廣州全城，敵機屢受重創，無法飛入廣州市區，廣州的繁榮，到十月底便漸復常態了，鐵路沿線，重要的橋樑車站車廠，都配備了犀利的高射砲，加之砲手技術高明，敵機來犯，彈未丟下，便受重創，傷重或折翼而去，以後便不敢再犯有武裝設備的地方，祇是每天循例偷偷摸摸的去轟炸無武裝設備的區域，殺幾個鄉下人消消氣。統觀七個月來，廣九、粵漢、廣三、寧陽四鐵路線，依然無恙，行車如故，甚少有停車到廿四小時以上的。至於內河航線，一部分如中省渡（中山到廣州）江省渡（江門到廣州）等重要航線，改為夜航。以免敵機襲擊而外，餘的還是照舊日夜行駛。至於我們的軍事地帶，從沒有受過絲毫的損失，遭殃的是沒有抵抗力的平民而已！

海軍登陸完全失敗

敵人要想在廣東登陸，佔領廣州，所取的路線，最便利的第一是經虎門砲台沿水道入，第二是在珠江口的東岸沿寶安縣由廣九鐵路入，其次是在香港東北角的泮亞土灣和汕頭登陸沿東路省道而入。半年來他們的第三艦隊就以全體數十艘戰艦的力量不絕的向上述各點偷襲，何止數十次了！但是虎門砲台形勢雄偉，險要天成，陳策氏坐鎮指揮，砲台設備，在陳濟棠時代，已大加整備，武力雄厚，敵人屢屢派飛機戰艦去攻擊，幾隻戰艦，簡直是「以卵擊石」，不到幾個回合便沒有不敗將下來，傷的沉的，一場糊塗而去，從沒有一次能駛近砲台一點，別說其他了。因為砲台的火力威猛，敵人想不到，吃得虧多了，以後便祇好老遠的亂轟一頓而去，彈都落在離砲台遠遠的海面。但是敵人很狡猾，他們會有時突如其來的在濃霧中出現，隨着外國商船進口，所以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暫時把虎門海道封鎖一下，但是形勢一緩，又開放了。我在虎門經過數次，看見沿岸除了封鎖線上的河道因為沉了些破船木石而屈曲狹窄了之外，一切如故，山青水綠，看不見一點砲火痕跡。這咽喉孔道的堅固，使敵人徘徊着不敢正視，移了目光到東岸上去。可是東岸寶安一帶。灘闊水淺，大些的船不能靠

近，小此兩打不過岸上。所以他們雖然幾次砲轟赤灣一帶，也不過搔搔癢而已。汧亞士灣形勢險要，是具備着軍港資格的一個漁港，早為敵所垂涎。從此灣西行可以威脅香港，西北控肇慶九鐵路和廣州。但是這兒有總軍老將陳××坐鎮，軍民努力合作，敵艦雖然環伺灣外，也不敢正視一下。汕頭雖是一隅小地，但是有不怕死的精神之兵，據險固守，敵人在這兒試過幾個回合，損機折艦，無法入手，已視為畏途了。統觀粵省沿岸，洪濤複雜，岸線綿長，險要之區，有兵固守，其他淺水之地，雖然祇有壯丁隊駐紮，但是粵民生性強悍，沿海一帶尤甚，民間槍枝甚多，中山新會台山一帶，一條村有一兩條機關鎗不算甚麼一回事。加之敵來犯我，人人都抱與寇俱亡的決心，敵人以橡皮汽艇小砲機鎗而來，別想越雷池一步。例如台山縣廣海之役，敵以三四百眾，洶湧而來，壯丁隊一概不睬，等他們全上了岸，在沙灘污泥中捏手捏腳襲來的時候，壯丁隊分伏林裏，一聲響給他們一個冷不防的突擊，步槍機關鎗手溜彈齊發，敵人狼狽後退，逃走不及，一個個插入污泥中，像種荳一樣插牢了跑不動，給我們消滅一半。又如

在電白海面，他們的小汽船巡來巡去，伺隙而動。電白的漁民看見了，暗地裏派幾個善於游泳的（俗稱水鬼）人，潛到水底，把他們的電船托起來翻倒在水裏，然後用刺刀一個個的刺死他們，因為廣東人這樣的強悍，敵人非常害怕，時存戒心，所以沿岸都能夠保存至今，敵人的第三艦隊，毫無辦法。在本年一月裏，敵艦第三次砲轟中山縣的唐家灣之後，我立即到那兒去探我的親戚。在未到之前，我以為一定逃得十室九空了，那知走去一看，一切如故，毫無異象，人們的鎮定，倘非親見，是不會相信的。其實離岸十里之外，便是敵人的世界了！

沿海小島得之無用

海南島是我國唯一的大島，盛產熱帶植物，橡樹和錫礦，產量尤豐，還有著名的橡林港，是星加坡香港之間的一個未建成的軍港，地位扼要，早為世人共悉，敵人的垂涎，也非一日了。可是沿岸形勢，狂濤洶湧，要想靠岸，殊非易事。此地人民的強悍，尤甚於其他地方。加之英法既虎視其旁，實非輕易動得。所以敵人有時雖然派幾隻機艦來作無聊的騷擾，我方因為該島的面積遼闊，五指山形勢險要，早派了兵去防守，以五指山為退守之

漢奸問諜不能活動

在八九月間敵機狂襲廣州之際，漢奸屢屢發現，晚上敵機一來，火箭隨處可見。後來軍警當局極力搜捕，一面加緊嚴密保甲組織，漢奸便漸漸絕跡不見。原來當漢奸的大多數是久居廣州的某族人，某族自民國鼎革以來，和我們相處甚安，已無所謂界限，不幸他們有一部份受敵蠱惑，幹起賣國的勾當。後來他們裏面明白事理的自動起來檢舉，此後便絕跡。至於一小部分貧苦無識的放一兩枝火鎗拿一兩塊錢之流，或則感於敵機轟炸之殘暴，或則感於一兩塊錢換一條命博一個漢奸之名的愚蠢，更無人再去幹。廣東人愛鄉愛國，想在廣東拿錢去收買漢奸，是極困難的事，所以敵人不得不由別地方輸入些漢奸。可是因為語言隔膜，無論廣東話說得怎樣的別省人，總脫不了一些外江腔，況且外貌上又一看便分得出月三日的事，便是一個好例子。據說那次敵人從粵漢路運了一大批漢奸（傳說是三千左右），扮了難民到廣州，想在二三兩晚放火內應，不料給軍警抓了過半！他們拿錢來收買土匪流氓，土匪流氓又常常收了他們的錢給他一個不睬，有時反而告密了。關於他們問諜的行動，我們老百姓是無從知悉的，傳說他們的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也到過廣州，不久便給當局發現了追蹤搜捕，她惶惶的躲了幾間酒店，結果竄到佛山逃掉。一個著名的大酒店的經理告訴過我，他們的酒店她來光顧過極短的時間，後來偵探員來搜索過他們才知道有過一位不平凡的顧客哩。

廣九與粵漢

從香港乘火車沿廣九鐵路到廣州，二小時五十五分鐘便可到達。在平時除了早午晚的三次快車之外，還有貨車區間車，港粵之間的交通，以此為最便，此外還有八艘每天對開的商船，八小時可達。從廣州乘粵漢車經湖南，四十八小時便可到武漢三鎮，所以從香港到中國的心臟——武漢，祇要五十六小時的旅程。這一個交通的大動脈，敵人那得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破壞！可是敵人能夠飛天，却鬥不過我們的高射砲。炸彈的價值，又貴過路軌和枕木！任敵人會飛，不敢正眼一看我們的橋樑和大的車站，拿炸彈來換路軌枕木，又恰巧中了我們的消耗戰的圈套。敵寇推取平民的管血來收買廢鐵，日日消耗，「皇軍」戰績，如是而已！

因為避免白天敵機的轟炸，下午五時以前火車是不會開出的。但

是一到下午四點，不響警報解除不解除，市區聽不到炸彈聲，火車站和市內的售票分站老是堆滿了人，購票的隊伍長長的列着。除了因為前面路軌尚未修完，有時會延遲幾分鐘半小時外，幾乎沒有停過車。在路軌兩旁，隨處可見新的枕木鐵軌和石子，令人想到了賭博。敵人正拿「日金」來博我們的「銅元」呢！就其一個博十個罷，看看誰着數！

廣州一瞥

去年十一月以前的兩個半月內，廣州是寂寞得可怕。不久，「戰爭」已成了習慣，社會的機能，日常的生活。十一月以後，廣州又繁榮起來了。馬路上一切如故，警報聲，車聲，小販喚賣聲，炮聲，機聲，收音機的歌聲……一切都呈現着複雜而矛盾的調和，在崗警亭的紅旗（警報符號）飄忽之下，

「車水馬龍」，人們是熙來攘往，一切如故。除非是機聲已到頭上，從沒有人躲避，最多也不過望騎樓底下跑，不走路心而已。向避難壕跑是極少數人的事，壓根兒在廣州就沒有幾個避難壕。晚上敵機來襲，電燈熄了，人們躲在家裏無聊，生意又不能做，都往路上跑着熱鬧打聽新聞。人堆滿了馬路，像潮水一般，無目的地跑，跑，跑，看熱鬧，聽新聞，敵機來了，大家仰着頭指點相告，那兒一隻，這兒一隻，那是星，那是敵機。沒有什麼意外，連奔也不敢活動，壯丁隊，偵緝員，隨處都是，救傷隊，憲兵，穿穿插插。砲響了，人們依然不動，機關槍響了，才躲到兩旁，怕碎片打傷了自己。燈一亮，一切又恢復常態，茶樓裏堆滿了人，互談所見，直到看完了號外，才漸漸走散。

保衛我們的大廣東
日本海軍始終沒有給廣東人看，在眼裏，不管他是第三艦隊還是第九艦隊。能登呂和龍巖祇能使我門不坐日車，巡洋艦逐艦祇可以幹「海關蛋家強」的勾當。然而射人射馬，廣東人沒有一個不知到總有一天要來個你死我活。在四鄉，在廣州市，壯丁隊一批一批的在加緊訓練。「威嚇」在廣東是絕對無效的，「牽掣」來得太不痛快。沒有十幾萬陸軍來，廣東人是打不起勁兒的。廣東人正等待着這一天的來臨，痛痛快快的幹一下。
日本人說東北是他們的生命線，那麼，廣東就是他們的死亡線！來罷，日本人，快點來，我們好早點收拾你，讓天下永遠太平！

「元保！今天要把上面的兩坵田打完，把茶壺帶去打末的要喝茶。」四爺要憩憩，讓大元先去招呼田裏的事，自己抽一袋旱煙。
四娘說：「大元這孩子真聽話，又肯做事。」
四爺把旱煙袋從嘴上拿下，嘆了口氣。大元不是四娘的崽，四爺不爭氣，四娘也不爭氣，吃了送子娘娘的仙丹，許過願信，四娘的肚

童家

林適存

七月的太陽是火熱的，從太陽的光下吹過來的風，吹在流着油汗的光身子上，作田人知道打末的季節到了。

小鏟刀，像一個初六七的蛾眉

月，大元接過童四爺的鏟刀，手在刀口子上試了一下鋒亮，四娘喜歡大元，怕大元割破了手指。把鏟刀斜插在腰裏，抓了一頂草帽，大元向門外跑。

子一直還沒有消息。
沒有兒子就絕了種，一份好的家私，三十担租的水田，全要白送給族上，清明沒有子孫上墳，神主牌子進不得祠堂。

四娘相信八字，她知道自己四十多的人了，比不得年輕，年輕的時候，才生秀英那一個女兒，中間脫落了十八年，要想再養個崽，怕是石獅子疍蛋，萬分不可能的事。

四爺不但求神許願，而且常常問卜，和童四爺是老弟兄的好朋友，常常說些俏皮話，罵四爺沒能幹，開玩笑的次數多了，連四爺自己也覺得真沒有能幹大事小事，他就

不敢駁四娘，一和四娘鬥嘴，四娘是好脾氣，只要鼻子裏哼一聲，四爺就以爲是罵自己，哼他「沒能幹」。在村前村後替族人看病的郎中先生，也偷偷地替他配些藥，四爺又偷偷地煎給四娘吃。起初，四娘和四爺想的一樣，吃藥的時候也不用吞糖，笑嘻嘻連藥底子都喝了，後來，總是不見效，四爺再從鎮上抓了藥回來，四娘就會把藥燻子打碎了。

「生死由天，子孫由神，姓童的積少了德，該絕種。」

四娘一罵，四爺就提了早煙袋，不聲響地溜到後頭叭去了。

打禾的時節一到，田裏就忙了，秀英和四娘守在晒坪裏晒穀，穀回來的時候又要車風車，大元招呼了田裏的事情一半，四爺就可以專陪東家們看禾分租了。

十八歲的秀英是一條十八年的牛，她也割得來禾，也下田裏打稻子，只是腰軟，打完一捆管禾的時，老拖不動那個大的打禾桶子，她打好一捆管(禾桿)，大元就跑過去拖桶，檢禾線的小鬼在後面推，

順手一提，勝過秀英出一身汗，禾桶就前進了好幾尺。秀英總得看大元一眼，馬上又把眼別處，她怕大元也看自家，兩人的眼碰在一起。看大元忙的一身汗，每根頭髮上都有個亮晶晶的汗球，她把冷茶倒下一大碗，再裝做招呼許多打禾的人，喊：「你們喝茶呀！」大元就過去把地倒的那碗茶喝了，再看她一眼。

四爺和四娘都喜歡秀英，但是大元只有四娘喜歡，四爺總捨不得那三十担好水田，三十担田是三十担血汗，祖宗們辛辛苦苦積下來的，到自己這一代絕了代，有三十担田香火的祖先，領不到子孫們的血食，一想到这里，四爺就會嘆氣，有時，甚至把做人人都看通了，老來靠子，童家連個子秧兒也沒有。

秀英和大元在一起，四娘的心就寬了些，秀英不討厭大元，打禾的季節過了，秀英很記得這一椿事，先在田裏把晒枯了的管，一着一起收起來，大元拿了根丈多長的禾槍，把四十着管挑到後面的山上去，挑到了三四百着，秀英就和大元

打管柱子(把縛好的禾桿一捆捆堆集起來)大元站在上面，秀英從下頭把管丟上去，大元接着一着管，就要看一眼秀英，打一個小的管柱子也要大半天工夫，秀英不講話，

大元也不開口，有時，丟得不好，管在半空裏就落下了，大元沒留心笑了一下，就笑紅了秀英的臉。四娘喜歡大元老實，又是自家妹妹的兒子，妹妹死了，妹夫有十年在外邊沒有音信，大元從小就住在四娘家裏，妹夫的族家因爲大元沒有田產，後來就不管這筆賬，所以四娘常想把大元簪做女婿，又有

了兒子，三十担田也不會落給外人。四爺總是不死心，五十以上的老夫妻，也常石獅子生下蛋來。他又怕大元太老實，守不住三十担田，三十担祖宗的血汗。

四娘和四爺提過兩次，頭一回四爺說「還早」，第二次，秀英已經十八歲了，青頭髮的長辮子已經長到了屁股上，四爺不好怎麼再推，就扯了一個謊，說拜託村上的媒婆去了，說有一房遠親，也是個獨生子，可以贅過來，還能帶一百担田，多了一百担田不怕夫妻兩養不了老，至於大元，好好替他討一堂親，分幾担田把他過日子。

這些事大元和秀英都不知道。大元自己的事，他知道得不多，因爲人根本忠厚，待村上的親戚們都和氣，大家跟他處得來，有的人就告訴他，要打他秀英的主意，他不知道這主意如何打法；當然也

不敢問別人，他曉得把主意打上手了一定有好處，別人告訴他的，秀英將來一定會生崽，還有四爺有三十担好水田。他不是想秀英的兒子，更不想那三十担好水田，他只覺得自己有點喜歡和秀英在一起，他想和秀英講句什麼話，在一起了，又不知道講什麼好，而且也講不出口。有的時候用大力氣叫了一句「秀英」！秀英沒有答應他，只睜了一眼，大元的臉先紅，秀英的臉跟着紅了。

秋天快過，田裏的事情完了，管柱子打得尖尖的像四個倒栽的大橄欖，東家的租送了，三十担穀也進了倉，四娘要大元玩幾天，大元懶得閑下來，又打了把飛快的柴刀，上後山裏去砍柴，砍好了幾十捆茅柴，晒乾了冬天可以燒火煮飯，還能留幾担給酒舖裏，攪幾盞酒把四爺喝，或是陪遠來的親戚們。

秀英也背了個背籃，杉樹上的杉茅條子，給秋老虎的太陽晒枯了，落下來像一條紅的大蜈蚣蟲，秀英拿一個鐵鉗，一根根鉗到背籃裏，鉗回去引火煮飯，她曉得大元常在那(上)個山凹裏砍柴，她不和

「大元哥！娘要替你娶一堂親。」她沒有留神，把昨天回家從四娘那裏聽來的一句話，告訴了大元，大元沒有作聲，他的心緊了一緊，他不知道這堂親是誰。有人開玩笑，說秀英懂的事多了，而且不是黃花女，說秀英的眉毛分了叉（他一直不敢仔細看看秀英的眉毛）或者，這堂親是指的秀英，秀英故意這樣問自己。

他說不出那點喜歡秀英，他總覺得不配討秀英，在秀英家裏喫飯，因為四娘是他的舅母，喫了他的飯，就要替他們打禾，砍柴。

但是，一個人砍柴的時候，秀英

沒有來，心裏又像哽了個甚麼，秀英怎麼會不是黃花女？就不是，大元好像那是他不用管的事。

秀英說四娘要給大元討親，大元低低的說了句：「我不要」。

秀英很喜歡，因為她知道四娘不是把自己嫁給大元，大元不要，秀英以為大元一心喜歡自己。

回家的時候，秀英仍舊帶了吃剩的半包巾楊桃飯，大元的柴砍好了兩担，但是，大元要秀英走近路先走，他不願和秀英在一起，童四爺看見了大元，就不願意看見秀英，更不高興他們在一起。

七月的太陽一樣炙人，四爺和四娘忙着收稻打禾之外，還忙着秀英和大元的婚事。

這世界是水一樣的流，人是水裏的沙石，一些事情，連被激盪着的人都不知道。年歲一樣地好，收成十足，可是逃荒的却一天天多。有識見的告訴四爺：「快點讓秀英和大元拜堂」。這有兩重意思，一是大元靠得住，自己人。二是兵荒馬亂，趁早回房，生個一男半女，莫讓童家絕了後。

農家的好日子却給日本人打得粉碎，從省裏逃荒來的人，帶給他們無限的疑慮和驚慌。有的說中國兵喫了敗仗，有的說日本兵勝過強盜，燒殺搶淫，無所不來。四娘不

懂這些，日本兵打到省裏，她不會受到大影響，只是逃荒的多，挨門挨戶，大家要多開幾斗米。然而，打仗總不是好事，當兵的就不好惹，她悄悄地問人家：「日本兵搶不搶俺家的雞子喫？」那人說：「豈止如此，他們要放火殺人，還要年青的娘兒們」。四娘的眼前黑霧，像罩着一團黑霧。

所好的，是四爺讓了她的步，殺豬殺羊，把大元養到了家裏做女婿。

一樣打禾割稻，可是秀英和大元是拜過堂的人了。

一樣唱着風情的山歌，禾場裏的人，總感到一層霧障，「日本人！日本人！殺人放火的日本人！」

割完稻，喫好飯喝着午茶，大家都談着怎樣對付日本人。晒場上晒穀，偷殺喫的雞子，守穀的主人都不願重點打他。怕有一天，這雞子被日本人稍去，被日本人宰了。中國人的命，不和雞子一樣嗎？

只是那樣說說，所以日本人就很快地探進了他的泥腳，伸出了他的血手。可憐的大元和秀英，圓房

還不到兩月，這兩月是在慌亂和恐怖中過去的，後山砍柴收管的情味，還在他們腦海裏迴盪，村子裏便流着了血腥的慘劇。

事情是這樣的；日本兵到了縣

裏，爲了要一百名伙子，縣裏派不齊，漢奸便把他們帶下鄉來，四爺是老實人，聽說派伙子是替東洋人打仗，和那些漢奸吵起來，舉手一槍，四爺便被他們打死了。

村裏流行着死的恐怖，一些死的傳說可怕地傳播。爲了四爺被打死了，許多年輕的人都不敢登在家裏，一戶三口四口的，打夥着投奔他鄉，另尋營生去了，四爺死了，四娘把大元更看得像一顆珠寶，他只有這一點生路，只有這一個人替她接後。

從慌急的傳說中，由縣裏來了一隊東洋兵，有的說朝村裏開，有的說不要兩個時辰，便可以到了，這隊兵開來做什麼？却沒有一個人知道。

一村子人是大大水中的一陣沙，雖然他們有刀有槍，有原始型的火銃，但是他們沒有準備，所以不知道怎樣對付東洋兵。年紀老的人，主張逃到山裏去避一避，年紀輕的，願意跟鬼子兵拚一下，女人慌壞了主意，四娘哭着，扯住大元的衣角不放。

有人說，還是爲了拉伙子的事，只要年輕人上山躲一躲，家裏留着老年人娘兒們招呼，保險出了事，要說大家逃個空，東洋兵擄了，說不定一把火燒個光。

大家聽着有理，就照着這麼辦了。

誰知道這些鬼子兵一個個是禽獸，一個個是地獄裏的凶徒，是世紀的妖魔，童家村爲這些惡魔佔領，擄擄。

待這羣魔鬼去遠了，大元第一個從後山跑回來。

家裏，米糧倒滿了一地，四娘倒臥在血流中，房子像經過一陣大騷亂，農具桌椅都變換了原來的位置。

他只能撫摸了四娘的胸口一下，沒氣了，一個更大的恐怖他意識到了大門，向縣裏的路上走。

秀英！圓房不到兩月的秀英呢？一個可怕的思想，一羣瘋狂的魔鬼，一個年輕的婦人，一面是啼笑淫亂，一面是掙扎呼號……

七月的太陽那樣火熱照着不太平的童家村，照着荒路上的三具屍體，一個鬼子兵，一個被奸淫了的秀英，還有她的丈夫大元，短刀砍在鬼子兵的頸上，七月的太陽在高空露出微笑。

編後 錦帆

以說是一篇離邪之論。

近來國內好些刊物和書籍，拚命鼓吹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族統一戰線究竟爲何物？究竟爲現時中國所需要？這在「統一沒有戰線」一文裏，已有很詳細的解答，望讀者注意。

葉青先生的「關於一黨專政的談話」，很詳細的告訴了我們蘇聯德意的黨治情形，同時很透澈的指出了中國黨治的途徑，是一篇很有價值的作品。

張彙鼎先生的「從國際紛亂得到的教訓」一文裏，所指出的五點，的確是目前中國政府和人民努力的方向，我們不能不佩服張先生這種精深獨到的見解。

龔德柏先生是國內有名的政論家，胡澤其「對優勝利決操左券」一文裏，以種種事實和理由，告訴我們一定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胡先生在其「日本政治之危機」一文裏

，以犀利的眼光，分析日本政治上的衝突和矛盾，而歸結到日本必趨於崩潰。我們讀了這兩篇文章以後，對「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便有着絕對的自信了。

馬季廉先生是國際問題的有名作者，這次承以「太平洋四周的備戰」一文惠賜本刊，我們深致謝忱。

方秋華先生，原允爲我們寫關於抗戰形勢的文章，最近他因事務繁冗，稿件未及交到，以致本期的「半月軍事講話」，暫付闕如，這是我們應向讀者抱歉的。

抗戰以來，政府對於國內言論，除了直接間接有害於抗戰的外，并未實施不必要的統制，可是某一部分人偏還要大呼「言論自由」，甚至把思想統一與思想統制混爲一談。許君武先生的「思想統一與言論自由」一文，便是糾正其錯誤，揭穿其作用的；也可

吾先生對日本問題素有深刻研究，龔先生在「對優勝利決操左券」一文裏，以種種事實和理由，告訴我們一定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胡先生在其「日本政治之危機」一文裏

本期因稿件較多的原故，以致還有好幾篇很有價值的文章，未能刊出，以後當陸續在本刊上發表，希賜稿諸先生見諒！

創導半月刊

第二卷 第八期

目錄

創導論壇

自存與外助

劇變的英國外交

敦六

秋雲

不可忽視的國際反侵略大會

德奧關係與遠東

德國承認「偽滿」問題

世界反日抵貨運動的發展

戰時生產與消費

戰時教育問題

抗戰與民主

對過去民衆組訓工作的檢討

半月軍事講話——徐州大會戰的前夕

轟炸的車站

沉默的伙伴

吳亮夫

張彝鼎

張錦帆

彭芳草

溫廣漢

王玖興

包咸

沙金

方秋葦

培良

尹雪曼

創導半月刊

第二卷 第九期

目錄

創導論壇

絕對樂觀的抗戰現局

建立大空軍

龐大的美國海軍預算

中國革命的複雜性

三民主義的戰時政治訓練要義

英德談話的展望

倭寇末日爲期不遠

由蘇聯陰謀案說到日本的「眞主義」

三百年前的一蘆溝橋抗戰

長期抗戰中的難民救濟辦法

戰時的農氏文學

日本國力的總檢討

大河以北的大混戰

當晚上八點鐘的時候

念勤

梵之

筠公

劉炳黎

茹春浦

戴剛伯

龔德柏

張錦帆

吳景賢

田湘濤

王平陵

浦乃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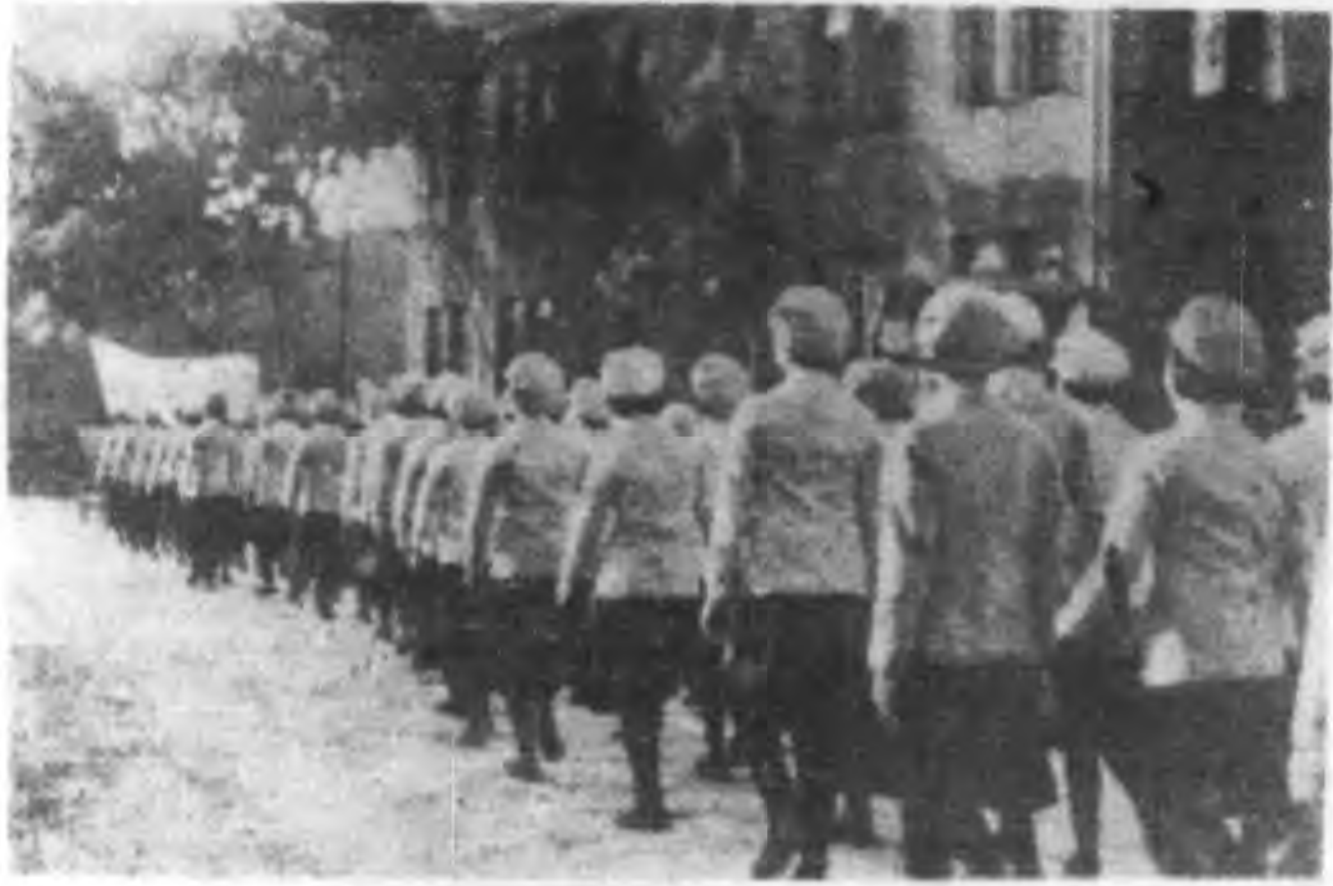
方秋葦

錢曉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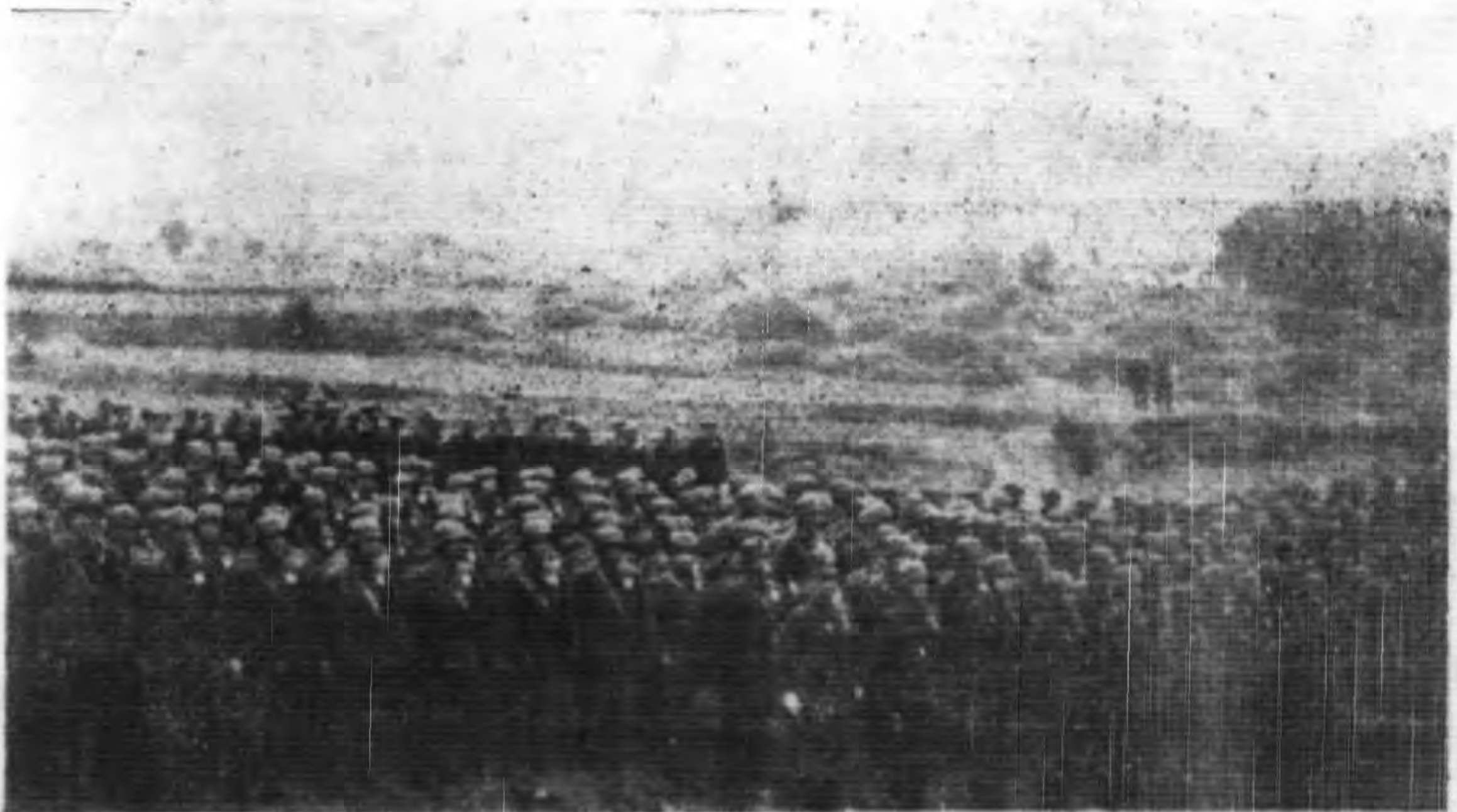
→湖北壯丁野外活動之一班



軍生學女西廣 ↓



→我高級軍官在×地聽訓



↑西線我軍出擊敵人